



列傳第八十三

魏書九十五

匈奴劉聰

羯胡石勒

鐵弗劉虎

徒何慕容廆

臨渭氏符健

羌姚萇

略陽氏呂光

夫帝皇者配德兩儀家有四海所謂天無二日土無二
 王者也三代以往守在海外秦吞列國漢并天下逮桓
 靈失政九州瓦解曹武削平寇難魏文奄有中原於是
 偽孫假命於江吳僭劉盜名於岷蜀何則戎方椎髻之
 帥夷俗斷髮之魁世崇凶德罕聞王道扇以跋扈忻從
 故命加以中州避地華士違讎思託號令之聲念邀風

塵之際因虞候隙仍相君長偷名竊位脅息一隅至乃
指言井絡假上帝之祉妄說黃旗云人君之氣論土不
出江漢語地僅接褻斜而謂握皇符秉帝籍三分鼎立
比蹤王者溺人必笑其在茲乎若是驚靈可擬於周王
夫差容比於漢祖尉他定黃屋之尊子陽成綰璽之貴
豈其然哉及鍾會一將之威士治偏師之勢而使騾車
西至侯蓋北首天人弗許斷可知焉晉年不永時逢喪
亂異類羣飛姦凶角逐內難興於戚屬外禍結於藩維
劉淵一唱石勒繼響二帝沈淪兩都傾覆徒何仍釁氏
羌襲梗夷楚喧聒於江淮胡虜叛換於瓜涼兼有張赫

山河之間顧恃遼海之曲各言應曆數人謂遷圖鼎或
更相吞噬迭爲驅除或狼戾未馴俟我斧鉞太祖奮風
霜於參合鼓雷電於中山黃河以北靡然歸順矣世祖
叡略潛舉靈武獨斷以夫僭僞未夷九域尚阻慨然有
混一之志旣而戎車歲駕神兵四出全國克敵伐罪弔
民遂使專制令擅威福者西自流沙東極滄海莫不授
館於東門懸首於北闕矣唯夫窮髮遺虜未拔根株微
垂殘狡尚餘栽蘖而北踰翰漠折其肩髀南極江湖抽
其腸胃雖骸骨僅存脂膏咸盡視息纔舉魂魄久遊高
祖聖敬時乘遷居改作日轉雲移風行電掃辮髮之渠

非逃則附卉服之長琛賚繼入猶以侍子不至取亂乘
機五牛一指六師騁路馘其武臣驍帥傾其湯池石城
向使時無穀塘之禍民無鼎湖之思北可焚穹廬收服
匿削引弓之左衽苑龍荒以牧馬南則翼鼉鼉暴鯨鯢
變水處之文身化鳥言於人俗矣尋以壽春內款華陽
稽服最彼江陰憂於繫頸肅宗以冲年踐祚俄則母后
當陽務崇寬政取和朝野置荒遐於度外譬蠻夷於雞
肋而黠狄淪胥種落離貳虜帥飄然窮而歸我矜其眼
目愍厥顛亡反之於故庭復之以保塞魏道將虧禍出
權幸事僻於中民驚於外疆場崩騰藩籬傾駭陰朔委

命之倫雲蒸霧合上失其道下極其難政亂如風草靡
亡猶彈丸十數年間中區殄悴而江湄巨狡窺覲上國
虵虺肆毒竊我邊鄙氈裘相率馬首南向白山澗水狐
鼠羣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援墜扶危齊武電發屈身
宰世大濟橫流和戎略遠用謀急病輶軒已指喻以德
音余乃舟車接次駝驢銜尾烽柝不警尉候空設而
鄉大猾好利忘信納我逋叛共爲舉斧遂有寒山之戰
渦陽開二糺合僨楚覆其巢穴衍以餒卒綱實鳩死獯
虜那瓌尋亦殲殪自二百許年僭盜多矣天道人事卒
有歸焉猶衆星環於斗極百川之赴溟海今捨其僭偽

列於國籍俾後之好事知僭盜之終始焉

匈奴劉聰字玄明一名載冒頓之後也漢高祖以宗女妻冒頓故其子孫以母姓爲氏祖豹爲左賢王及魏分匈奴之衆爲五部以豹爲左部帥豹雖分屬五部然皆家于晉陽汾澗之濱父淵形容偉壯膂力過人晉初爲任子在洛陽豹卒淵代之後改帥爲都尉以淵爲北部都尉楊駿輔政以淵爲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後坐部民叛出塞免官永寧初成都王穎表淵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及齊王冏長沙王又與穎等自相誅滅北部都督劉宣等竊議反叛謀推淵爲大單于

時淵在鄴乃使呼延攸以此謀告之淵請歸會葬穎不許穎爲皇太弟以淵爲太弟屯騎校尉晉惠帝之伐穎也以淵爲輔國將軍都督北城守事及惠帝敗以淵爲冠軍將軍封盧奴伯旣而并州刺史司馬騰幽州刺史王浚起兵伐穎穎師戰敗淵謂穎曰今二鎮跋扈衆踰十萬恐非宿衛及近郡士民所能禦之淵當爲殿下還說五部鳩合義衆以赴國難穎悅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衆便五萬都於離石淵謂宣等曰帝王豈有常哉當上爲漢高下爲魏武然晉人未必同我漢有天下世長恩

德結於民心吾又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今日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民望乃遷於左國城自稱漢王置百官年號元熙追尊劉禪爲孝懷皇帝攻擊郡縣桓帝十一年晉并州刺史司馬騰來乞師桓帝親率萬騎救騰斬淵將綦母豚淵南走蒲子語在序紀晉光熙元年淵進據河東尅平陽蒲坂遂都平陽晉永嘉二年淵稱帝年號永鳳後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之璽也得者因增淵海光三字而獻之淵以爲巳瑞號年爲河瑞以聰爲大司馬大單于錄尚書事置單于臺於平陽西淵死子和僭立聰即和第四弟

也殺和而自立聰後臂善射彎弓三百斤晉新興太守郭願辟爲主簿任以郡事舉良將爲驍騎別部司馬齊王冏以爲國中尉出爲左部司馬尋遷右部尉太宰河間王顥表爲赤沙中郎將以淵在鄴懼爲成都王穎所害亡奔潁潁甚悅拜右積弩將軍參前鋒戰事隨還左國淵稱大號拜大司馬封楚王及僭位年號光興聰遣王彌劉曜攻陷洛陽執晉懷帝改年爲嘉平聰於是驕奢淫暴殺戮無已誅翦公卿旬日相繼納其太保劉殷二女爲左右貴嬪又納殷孫女四人爲貴人六劉之寵傾於後宮聰希復出外事皆由黃門納奏左貴嬪決之

其都水使者襄陵王攄以魚鱗不供將作大匠望都公
靳陵以營作遲晚並斬於東市聰遊獵無度晨出暮歸
觀魚於汾以燭繼晝其弟乂及子粲輿櫬切諫聰怒曰
吾豈桀紂幽厲乎而汝等生來哭人也先是劉琨來告
難穆帝親率大衆令長子六脩擊粲等大破之語在序
紀聰與羣臣飲讌逼晉帝行酒晉光祿大夫庾珉等謀
以平陽應劉琨於是害晉帝誅珉等改嘉平爲建元平
陽地震聰崇明觀陷爲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
奮迅而去流星起于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
落於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

達於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惡之劉后產一
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在墮肉之旁聰
遣劉曜攻陷長安執晉愍帝改建元爲麟嘉其武庫陷
入地一丈五尺聰自去冬至是遂不受朝賀立市於後
庭與宮人讌戲積日不醒立上皇后樊氏樊氏是聰張
后之侍婢也時稱后者四人佩皇后璽綬者七人阿諛
日進貨賄公行後宮賞賜動至千萬有豕著進賢冠大
冠武弁帶綬並昇聰座俄而鬪死宿衛之人無見入者
平文二年聰死 子粲襲位號年漢昌粲荒耽酒
色遊蕩後庭軍國之事決於大將軍靳準準勒兵誅粲

劉氏子女無少長皆殺之準自號漢王置百官尋爲斬明所殺衆降淵族子曜

曜字永明少孤見養於淵頗知書計志性不恒拳勇有膂力鐵厚一寸射而洞之坐事當誅亡匿朝鮮客爲縣卒會赦得還聰之末年位至相國鎮長安斬準之誅繁也曜來赴之次於赤壁遂僭尊號改年光初斬明旣降於曜曜還都長安自稱大趙曜西通張駿南服仇池窮兵極武無復寧歲又發六百萬功營其父及妻二塚下洞三泉上崇百尺積石爲基周回二里發掘古塚以千百數迫督役徒繼以脂燭百姓嗥哭盈於道路又更增

九十尺冢前石人有聲言慎封其子胤爲南陽王以漢陽十三郡爲國立單于臺於渭城置左右賢王已下皆以雜種爲之曜得黑兔改年爲太和石虎伐曜曜擊破之遂攻石生於洛陽曜不撫士衆專與嬖臣飲博左右或諫曜怒斬之石勒進據石門曜甫知之解金墉之圍陳于洛西將與勒戰至西陽明麾軍就平師遂大潰曜墜于冰爲石勒將石堪所擒勒囚之襄國尋殺之烈帝元年曜子毗率百官棄長安西走秦州尋爲石勒所滅羯胡石勒字世龍小字匍勒其先匈奴別部分散居於上黨武鄉羯室因號羯胡祖弈于父周曷朱一字乞

翼加並爲部落小帥周易朱性凶麤不爲羣胡所附勒壯健有膽略好騎射周易朱每使代已督攝部胡部胡愛信之并州刺史司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兩胡一枷勒亦在中至平原賣與師氏爲奴師家隣於馬牧勒與牧帥汲桑往來相託遂招集王陽夔安支雄冀保吳豫劉膺姚豹逯明郭敖劉徵劉寶張曠僕呼延莫郭黑略張越孔豚趙鹿支屈六等東如赤龍騶驥諸苑乘苑馬還掠繪寶以賂汲桑成都王穎之廢也穎故將陽平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勒與汲桑率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於是桑始命勒以

石爲姓以勒爲名藩拜爲前隊督藩戰敗身死勒與汲桑亡潛苑中穎之將如河北也汲桑以勒爲伏夜平率牧人劫掠郡縣繫囚合軍以應之屯于平石桑自號大將軍進軍攻鄴以勒爲前鋒都尉攻鄴剋之尋爲晉將苟晞所敗勒往從劉淵拜爲輔漢將軍平晉王劉聰立以勒爲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汲郡公劉粲攻洛陽勒留長史刁膺統步卒九萬徙輜重于重門率輕騎二萬會粲於太陽大敗晉監軍裴邈于澠池遂至洛川勒出成臯圍晉陳留太守王讚於倉垣爲讚所敗屯文石津將北攻晉幽州刺史王浚會浚將王甲始率遼西鮮

甲萬餘騎敗劉聰安北大將軍趙固于津北勒乃燒船棄營引軍向柏門迎重門輜重合于石門而濟南攻晉豫州刺史馮嵩于陳郡不剋進攻襄城太守崔廣於繁昌斬之先是雍州流民王如侯脫嚴疑等起兵江淮間受劉淵官位聞勒之來也懼遣衆一萬拒於襄城勒擊敗之盡俘其衆勒至南陽屯于宛之北山王如遣使通好勒進攻宛剋之斬侯脫降嚴疑盡并其衆南至襄陽攻剋江西三十餘壘有據江漢之志勒右長史張賓以爲不可引軍而北晉太傅東海王越率洛陽之衆二十餘萬討勒越薨於軍軍人推大尉王衍爲王率衆而東

勒追擊破之於苦縣勒分騎圍而射之相登如山殺王衍及晉襄陽王範等十餘萬人越世子毗聞越薨出自洛陽從者傾城勒逆毗於滎谷破之執毗及晉宗室二十六王并諸卿士皆殺之與王彌劉曜攻陷洛陽歸功彌曜遂出轅轅執晉大將軍苟晞於蒙城以爲左司馬劉聰授勒鎮軍大將軍幽州牧領并州刺史用張賓之計自汝南葛陂北都襄國襲幽州擒王浚殺之劉聰加勒陝東伯得專征伐封拜刺史將軍守宰列侯歲盡集上及劉粲爲斬準所殺勒率衆赴平陽曜稱尊號授勒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并前十三郡進爲趙

公勒至平陽斬明出與勒戰勒大破之遣兼左長史王
脩主簿劉茂獻捷於曜明率平陽之衆奔曜曜西如粟
邑勒焚平陽宮室置戍而歸徙渾儀樂器於襄國曜遣
使授勒大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增封七郡并前二十
郡出入警蹕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如魏武輔
漢故事王脩舍人曹平樂留仕曜朝言於曜曰大司馬
遣脩等來外表至虔內覘彊弱曜實殘敝懼脩宣之大
怒追還策命而斬王脩劉茂逃歸言脩死狀勒大怒
曹平樂父兄夷其三族又知追停大宰趙王之授怒
帝王之起復何常也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

爾所節乎勒乃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趙王以二
十四郡爲趙國號爲趙王元年平文三年也勒遣使求
和請爲兄弟斬其使以絕之自是朝會常僭天子禮樂
以饗羣臣烈帝元年勒又遣使求和帝許之二年勒僭
稱皇帝置百官年號建平雖都襄國又營鄴宮作者數
十萬人兼以晝夜五年勒死子大雅僭立
大雅名犯顯祖廟諱大雅立號年延熙石虎廢大雅爲
海陽王而僭立尋殺之

虎字季龍勒之從子也祖曰匄邪父曰寇覓寇覓有七
子虎第四勒父幼而子之故或謂之爲勒弟也晉永興

中與勒相失永嘉五年劉琨送勒母王氏及虎於葛陂時年十七矣性殘忍遊獵無度能左右射好以彈彈人軍中甚患之勒白母曰此兒凶暴無賴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宜自除也王曰快牛爲犢子時多能破車爲復小忍勿却之至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弓馬迅捷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深嘉之而酷害過差軍中有壯健與已齊者因獵戲譖輒殺之至於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惡坑斬士女尠有遺類御衆嚴整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信彌隆仗以專征之任劉聰以虎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又封繁陽侯食邑三十

戶勒爲趙王以虎爲車騎將軍加侍中開府進封中山公勒稱尊號爲太尉守尚書令封中山王食邑萬戶勒死虎擅誅右光祿大夫程遐中書令徐光遣子邃率兵入大雅宮直衛文武皆奔散大雅大懼自陳弱劣讓位于虎虎曰若其不堪天下自當有大義何足豫論遂逼立之虎自爲丞相魏王虎以勒文武舊臣皆補丞相閑任其府寮舊昵悉居臺省禁要改勒太子宫曰崇訓宮徙勒妻劉氏已下居之簡其美淑及車馬服御皆歸虎第劉氏謂其彭城王石堪曰丞相便相凌蹈恐國祚之滅不復久矣真可謂養虎自殘者也王將何以圖之堪

曰先帝舊臣皆以斥外衆旅不復由人宮殿之中亡所
厝計臣請出奔兗州據廩丘扶南陽王恢爲盟主宣太
后詔於諸牧守征鎮令各率義兵同討惡逆蔑不濟也
劉氏然之旣而堪計不果虎灸而殺之又殺劉氏石生
先鎮長安石朗鎮洛陽並起兵討虎爲虎所滅虎遂自
立爲大趙王號年建武自襄國徙居於鄴乃殺大雅及
其母程氏并大雅諸弟初虎衣袞冕將祀南郊照鏡無
首大恐怖不敢稱皇帝乃自貶爲王使其太子邃省可
尚書奏事唯選牧守祀郊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虎又
改稱大趙天王邃以事呈之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

有所問復怒曰何以不呈誚責杖捶月至再三邃甚愠
恨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
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虎聞而大怒殺邃及其男女
二十六人一棺埋之誅其官臣支黨二百餘人立次子
宣爲太子虎於鄴起臺觀四十餘所營長安洛陽二宮
作者四十餘萬人又欲自鄴起閣道至于襄國勅河南
四州具南師之備并朔秦雍嚴西討之資青冀幽州三
五發卒諸州造甲者五十萬人擾役黎元民庶失業得
農桑者十室而三船夫十七萬人爲水所沒爲虎所害
三分而一課責征士五人車一乘牛二頭米各十五斛

絹十匹諸役調有不辦者皆以斬論窮民率多鬻子以充軍制而猶不足者乃自經于道路死者相望猶求發無已太武殿成圖書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爲胡狀頭縮入肩虎大惡之遣司虞中郎將賈霸率工匠四千於東平岡山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虎車四十乘立行樓二層於其上南至滎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司其中禽獸民有犯者罪至大辟御史因之擅作威福民有美女好牛馬求之不得便誣以犯獸論民死者相繼海岱河濟之間民無寧志矣

又發民牛二萬餘頭配朔州牧官增內官二十四等東

宮十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爲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民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萬餘人爲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有希旨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民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太子諸公私令採發者亦垂一萬建國九年虎遣使朝貢虎使其太子宣及宣弟秦公韜遞日省可尚書奏事宣惡韜侔已謂嬖人楊柯牟成等曰汝等殺韜吾入西宮當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既死上必親臨因行大事亡不濟矣柯等許諾乃夜入韜第而殺之虎將出臨韜喪其司空李農諫乃止翌日有人告之虎大怒以鐵鑲穿宣頷而鑲之

作數斗木槽和以羹飯以猪狗法食之取害韜刀仗舐其上血號叫之聲震動宮殿積柴城北樹標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送宣於標所使韜所親宦者郝雅劉靈拔其髮抽其舌以繩貫其領鹿盧絞上之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煙焰際天虎從昭儀已下數千人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二十九人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洿其東宮以養脂牛十二年虎自稱皇帝號年太寧虎死少子世儻立虎養孫閔殺世以世兄遵爲主

遵以閔爲大將軍輔政遵立七日大風雷震晝昏火水俱下災其太武殿延及宮內府庫至于闔闔門火月餘乃滅

遵兄鑒又殺遵而自立號年青龍鑒弟苞與胡張才孫伏都等謀殺閔不剋而死自鳳陽門至現華殿積屍如丘流血成池閔知胡人不爲已用乃閉鄴城四門盡殺諸胡晉人貌似胡者多亦濫死閔乃殺鑒而自立盡滅石氏

閔本姓冉乃復其姓自稱大魏號年永興尋爲慕容儁所擒

鐵弗劉虎南單于之苗裔左賢王去單之孫北部帥劉
猛之從子居於新興慮虎之北北人謂胡父鮮卑母爲
鐵弗因以爲號猛死子副崙來奔虎父誥升爰代領部
落誥升爰一名訓兜誥升爰死虎代焉虎一名烏路孤
始臣附於國自以衆落稍多舉兵外叛平文與晉并州
刺史劉琨共討之虎走據朔方歸附劉聰聰以虎宗室
拜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丁零中郎將復渡河浸西
部平文逆擊大破之虎退走出塞昭成初虎又寇西部
帝遣軍逆討又大破之虎死

子務桓代領部落遣使歸順務桓一名豹子招集種落
爲諸部雄潛通石虎虎拜爲平北將軍左賢王務桓死
弟闕陋頭代立密謀反叛語在序紀後務桓子悉勿祈
逐闕陋頭而自立悉勿祈死

弟衛辰代立衛辰務桓之第三子也旣立之後遣子朝
獻昭成以女妻衛辰衛辰潛通苻堅堅以爲左賢王遣
使請堅求田內地春來秋去堅許之後掠堅邊民五十
餘口爲奴婢以獻於堅堅讓歸之乃背堅專心歸國舉
兵伐堅堅遣其建節將軍鄧羌討擒之堅自至朔方以
衛辰爲夏陽公統其部落衛辰以堅還復其國復附於
堅雖於國貢使不絕而誠敬有乖帝討衛辰大破之收

其部落十六七焉衛辰奔苻堅堅送還朔方遣兵戍之
昭成末衛辰導苻堅來寇南境王師敗績堅遂分國民
爲二部自河以西屬之衛辰自河以東屬之劉庫仁語
在燕鳳傳堅後以衛辰爲西單于督攝河西雜類屯代
來城慕容永之據長子拜衛辰使持節都督河西諸軍
事大將軍朔州牧居朔方姚萇亦遣使結好拜衛辰使
持節都督北朔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河西王幽
州牧累爲寇害登國中衛辰遣子直力鞬寇南部其衆
八九萬太祖軍五六千人爲其所圍太祖乃以車爲方
營並戰並前大破之於鐵岐山南直力鞬單騎而走獲

牛羊二十餘萬乘勝追之自五原金津南渡逕入其國
居民駭亂部落奔潰遂至衛辰所居悅跋城衛辰父子
驚遁乃分遣諸將輕騎追之陳留公元虔南至白鹽池
虜衛辰家屬將軍伊謂至木根山禽直力鞬盡并其衆
衛辰單騎遁走爲其部下所殺傳首行宮獲馬牛羊四
百餘萬頭先是河水赤如血衛辰惡之及衛辰之亡誅
其族類並投之於河衛辰第三子屈才亡奔薛干部帥
太悉伏

屈才本名勃勃太宗改其名曰屈子屈子者卑下也太
悉伏送之姚興興高平公破多羅沒弈于妻之以女屈

子身長八尺五寸興見而竒之拜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議寵遇踰於勳舊興弟濟南公邕言於興曰屈子天性不仁難以親育寵之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屈子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乎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屈子爲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奔干鎮高平議以義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衆三萬配之以候邊隙邕固諫以爲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氣性邕曰屈子奉上慢御衆殘貪暴無親輕爲去就寵之踰分終爲邊害興乃止以屈子爲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二萬餘落鎮朔方太祖末屈子襲殺沒

奔干而并其衆僭稱大夏天王號年龍昇置百官興乃悔之屈子恥姓鐵弗遂改爲赫連氏自云徽赫與天連又號其支庶爲鐵伐氏云其宗族剛銳如鐵皆堪伐人劉裕攻長安屈子聞而喜曰姚泓豈能拒裕裕必滅之待裕去後吾取之如拾遺耳於是秣馬厲兵休養士卒及裕擒泓留子義真守長安屈子伐之大破義真積人頭爲京觀號曰髑髏臺遂僭稱皇帝於灞上號年爲昌武定都統萬勒銘城南頌其功德以長安爲南都性憍虐視民如草芥蒸土以築都城鐵錐刺入一寸即殺作人而并築之所造兵器匠呈必死射甲不入即斬弓人

如其入也便斬鎧匠凡殺工匠數千人常居城上置弓
劍於側有所嫌忿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鑿其目笑者
決其脣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議廢其長
子瓚瓚自長安起兵攻屈子屈子中子太原公昌破瓚
殺之屈子以昌爲太子始光二年屈子死昌僭立
昌字還國一名折屈子之第三子也旣僭位改年永光
世祖聞屈子死諸子相攻關中大亂於是西伐乃以輕
騎一萬八千濟河襲昌時冬至之日昌方宴饗王師奄
到上下驚擾車駕次於黑水去城三十餘里昌乃出戰
世祖馳往擊之昌退走入城未及閉門軍士乘勝入其

西宮焚其西門夜宿城北明日分軍四出略居民殺獲
數萬生口牛馬十數萬徙萬餘家而還後昌遣弟定與
司空奚斤相持於長安世祖乘虛西伐濟君子津輕騎
三萬倍道兼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十日可拔今
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步軍攻具一時俱
往世祖曰夫用兵之術攻城最下不得已而用之如其
攻具一時俱往賊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則食盡兵
疲外無所掠非上策也朕以輕騎至其城下彼先聞有
步軍而徒見騎至必當心閑朕且羸師以誘之若得一
戰擒之必矣所以然者軍士去家二千里復有黃河之

魏書傳八十三
難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以是決戰則有餘攻城則不足遂行次于黑水分軍伏於深谷而以少衆至其城下昌將狄子玉來降說昌使人追其弟定定曰城旣堅峻未可攻拔待擒斤等然後徐往內外擊之何有不濟昌以爲然世祖惡之退軍城北示昌以弱遣永昌王健及娥清等分騎五千西掠居民會軍士負罪亡入昌城言官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部兵未至擊之爲便昌信其言引衆出城步騎三萬司徒長孫翰等言昌步陳難陷宜避其鋒且縱步兵一時奮擊世祖曰不然遠來求賊恐其不出今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

軍僞北引而疲之昌以爲退鼓譟而前舒陳爲翼行五六里世祖衝之賊陳不動稍復前行會有風起方術宦者趙倪勸世祖更待後日崔浩叱之世祖乃分騎爲左右以掎之世祖墜馬賊已逼接世祖騰馬刺殺其尚書斛黎又殺騎賊十餘人流矢中掌奮擊不輟昌軍大潰不及入城奔於上邽遂克其城初屈子性奢好治宮室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五仞其堅可以礪刀斧臺榭高大飛閣相連皆彫鏤圖畫被以綺繡飾以丹青窮極文采世祖顧謂左右曰叢尔小國而用民如此雖欲不亡其可得乎後侍御史安頡擒昌世祖使

魏書傳卷之三十一
侍中古弼迎昌至京師舍之西宮門內給以乘輿之副
又詔昌尚始平公主假常忠將軍會稽公封爲秦王坐
謀反伏誅

昌弟定小字直犢屈子之第五子凶暴無賴昌敗定奔
於平涼自稱尊號改年勝光定登陰槃山望其本國泣
曰先帝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使天假朕年
當與諸卿建季興之業俄而有羣狐百數鳴於其側定
命射之無所獲定惡之曰此亦大不臧咄咄天道復何
言哉與劉義隆連和遙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義隆恒
山以西屬定遣其將寇麟城始平公隗歸討破之定又

將數萬人東擊歸世祖親率輕騎襲平涼定救平涼方
陳自固世祖四面圍之斷其水草定不得水引衆下原
詔武衛將軍丘眷擊之衆潰定被創單騎遁走收其餘
衆乃西保上邽神麴四年爲吐谷渾慕瓚所襲擒定送
京師伏誅

徒何慕容廆字弈洛瓌其本出於昌黎曾祖莫護跋魏
初率諸部落入居遼西從司馬宣王討平公孫淵拜率
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祖木延從母丘儉征高麗有
功加號左賢王父涉歸以勲進拜鮮卑單于遷邑遼東
涉歸死廆代領部落以遼東僻遠徙於徒何之青山穆

帝之世頗爲東部之患左賢王普根擊走之乃脩和親
晉愍帝拜虜鎮軍將軍昌黎遼東二國公平文之末虜
復侵東部擊破之王浚稱制以虜爲散騎常侍冠軍將
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虜以非王命所授拒之虜死子
元真代立

元真小字萬年名犯恭宗廟諱元真旣襲弟仁叛於遼
東之平郭與元真相攻元真討斬之乃號年爲元年自
稱燕王置官如魏武輔漢故事石虎率衆伐元真元真
擊走之建國二年帝納元真女爲后元真襲石虎至於
高陽掠徙幽冀二州二萬戶而還四年元真遣使朝貢

城和龍城而都焉元真征高麗大破之遂入丸都掘高
麗王釗父利墓載其屍并其母妻珍寶掠男女五萬餘
口焚其宮室毀丸都而歸釗單馬遁走後稱臣於元真
乃歸其父屍又大破宇文闡地千里徙其部民五萬餘
家於昌黎元真死子儁統任

儁字宣英旣襲位號年爲元年聞石氏亂乃礪甲嚴兵
將爲進取之計鑿山除道入自盧龍克薊城而都之進
剋中山常山大破冉閔於魏昌廉臺擒之閔太子叡固
守鄴城進師攻鄴剋之建國十五年儁僭稱皇帝置百
官號年元璽國稱大燕郊祀天地十六年遣使朝貢儁

自薊遷都於鄴號年爲光壽僞死子暉統任

暉字景茂僞之第三子也既僭立號年建熙暉政無綱紀時人知其將滅有神降於鄴自稱湘女有聲與人相接數日而去僭晉將桓溫率衆伐暉至於枋頭暉叔父垂擊走之垂有大功暉不能賞方欲殺之垂怒奔苻堅堅遣將王猛伐鄴擒暉封新興侯後拜尚書太祖之七年苻堅敗於淮南垂叛攻苻丕於鄴暉弟濟北王泓先爲北地長史聞垂攻鄴亡奔關東收諸馬牧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暉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於外堅遣將軍張永步騎五千擊之爲泓所敗泓衆遂盛自稱使

持節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垂爲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堅遣子鉅鹿公叡伐泓泓弟中山王冲先爲平陽太守亦起兵河東有衆二萬泓大破叡軍斬叡冲爲堅將竇衝所破棄其步衆率鮮卑騎八千奔於泓軍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堅曰秦爲無道滅我社稷今天誘其衷秦師傾敗將欲興復大燕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乘輿并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衛皇帝還返鄴都與秦以虎牢爲界分王天下永爲鄰好不復爲秦之患也堅怒責暉曰卿雖曰破滅其實若歸柰何因

王師小敗猖悖若是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暉叩頭流血涕泣陳謝堅久之曰此自二豎之罪非卿之過復其位待之如初命暉以書招喻垂及泓沖使息兵還長安恕其反叛之咎而暉密遣使謂泓曰今秦數已終社稷不輕勉建大業可以吳王爲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年號燕興泓謀臣高蓋宿勤崇等以泓德望後沖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沖爲皇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沖去長安二百里堅遣子平原公暉拒之沖大破暉軍進據阿房初堅之滅燕沖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納之寵冠

後庭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沖及其母卒葬之以燕后之禮長安又謠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乃蒔梧竹數十萬株于阿房城以待鳳皇之至沖小字鳳皇至是終爲堅賊入止阿城焉暉入見堅稽首謝曰弟沖不識義方孤背國恩臣罪應萬死陛下垂天地之容臣蒙更生之惠臣二子昨婚明當三日愚欲暫屈鑾駕幸臣私第堅許之暉出術士王嘉曰椎蘆作蘧篠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言暉將殺堅而

不果也堅與羣臣莫之能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初暉
之遣諸弟起兵於外也謀欲伏兵請堅殺之時鮮卑在
城者猶有千餘人暉令其帥悉羅騰屈突鐵侯等潛告
之曰官今使吾外鎮聽舊人悉隨可於某日會集某處
鮮卑信之北部人突賢之妹爲堅左將軍竇衝小妻賢
與妹別妹請衝留其兄衝馳入白堅堅大驚召騰問之
騰具首服乃誅暉父子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男
女皆殺之庾弟運運孫永

永字叔明暉旣爲苻堅所并永徙於長安家貧夫妻常
賣鞞於市及暉爲堅所殺也冲乃自稱尊號以永爲小
將冲與左將軍苟池大戰於驪山永力戰有功斬池等
數千級堅大怒復遣領軍將軍楊定率左右精騎二千
五百擊冲大敗之俘掠鮮卑萬餘而還堅悉坑之又敗
冲右僕射慕容憲於灞漚之間定果勇善戰冲深憚之
納永計穿馬埒以自固遷永黃門郎冲毒暴關中人民
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及堅出如五將山冲入長安
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堅之未亂也關中土然無
火而煙氣大起方數十里月餘不滅堅每臨聽訟觀令
民有怨者舉煙於城北觀而錄之長安爲之語曰欲得
必存當舉煙關中謠曰長鞞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

復虜西人呼徒何爲白虜冲果據長安樂之忘歸且以
慕容垂威名夙著跨據山東憚不敢進課農築室爲久
安之計衆咸怨之登國元年冲左將軍韓延因民之怨
殺冲立冲將段隨爲燕王改年昌平冲之入長安王嘉
謂之曰鳳皇鳳皇何不高飛還故鄉無故在此取滅亡
冲敗其左僕射慕容恒與永潛謀襲殺段隨立宜都王
子覲爲燕王號年建明率鮮卑男女三十餘萬口乘輿
服御禮樂器物去長安而東以永爲武衛將軍恒弟護
軍將軍韜陰有貳志誘覲殺之于臨晉恒怒去之永與
武衛將軍刁雲率衆攻韜韜遣司馬宿勤黎逆戰永執

而戮之韜懼出奔恒營恒立慕容冲子望爲帝號年建
平衆悉去望奔永永執望殺之立慕容泓之子忠爲帝
改年建武忠以永爲太尉守尚書令封河東公至聞嘉
知慕容垂稱尊號託以農要弗集築燕熙城以自固刁
雲等又殺忠推永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
四州牧河東王稱藩於垂永以苻丕至平陽恐不能自
固乃遣使求丕假道還東丕不許率衆討永永擊走之
進據長子永僭稱帝號年中興垂攻丁零翟釗於滑臺
釗請救於永永謀於衆尚書郎渤海鮑遵曰徐觀其敝
卞莊之舉也中書侍郎太原張騰曰彊弱勢殊何敝之

有不如救之成鼎峙之勢可引兵趣中山晝多疑兵夜
倍其火彼必懼而還師我衝其前釗躡其後此天授之
機不可失也永不從釗敗降永永以釗爲車騎大將軍
東郡王歲餘謀殺永永誅之垂遣其龍驤將軍張崇攻
永弟武鄉公友於晉陽永遣其尚書令刁雲率衆五萬
屯潞川垂停鄴月餘不進永乘詭道伐之乃攝諸軍還
於太行軹關垂進師入自木井關攻永從子征東將軍
小逸豆歸鎮東將軍王次多於臺壁永遣其從兄太尉
大逸豆歸救次多等垂將平規擊破之永率衆五萬與
垂戰於臺壁南爲垂所敗奔還長子嬰城固守大逸豆
歸部將潛爲內應垂勒兵密進永奔北門爲前驅所獲
垂數而戮之并斬永公卿已下刁雲大逸豆歸等二十
餘人永所統新舊民戶及服御圖書器樂珍寶垂盡獲
之

垂字道明元真第五子也甚見寵愛常目而謂諸弟曰
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
業恩遇踰於儁故儁不能平之及即王位以垂墜馬傷
齒改名爲缺外以慕郤缺爲名內實惡之尋以讖記之
文乃去夫以垂爲名焉年十三爲偏將所在征伐勇冠
三軍儁平中原垂爲前鋒累戰有大功及僭尊號拜黃

門郎出爲安東冀州牧封吳王以侍中右禁將軍錄留
臺事鎮龍城大收東北之和歷位鎮東平州征南大將
軍荆兗二州牧司隸校尉以車騎大將軍敗桓溫於枋
頭威名大震不容於暉西奔苻堅堅甚重之拜冠軍將
軍封賓都侯堅敗於淮南入於垂軍子寶勸垂殺之垂
以堅遇之厚也不聽行至洛陽請求拜墓許之遂起兵
攻苻丕於鄴乃引漳水以灌之不沒者尺餘丁零翟斌
怨垂使人夜往決堰水潰故鄴不拔垂稱燕王置百官
年號燕元引師去鄴開苻丕西歸之路丕固守鄴城請
援於司馬昌明垂怒曰苻丕吾縱之不能去方引南賊

規固鄴都不可置也乃復進師丕乃棄鄴奔并州垂以
兄子魯陽王和爲南中郎將鎮鄴垂定都中山登國元
年垂僭稱大位號年爲建興建宗廟社稷於中山盡有
幽冀平州之地垂遣使朝貢三年太祖遣九原公儀使
於垂垂又遣使朝貢四年太祖遣陳留公虔使於垂又
遣使朝貢五年又遣秦王觚使於垂垂留觚不遣遂絕
行人垂議討慕容永太史令靳安言於垂曰彗星經尾
箕之分燕當有野死之王不出五年其國必亡歲在鶉
火必克長子垂乃止安出而謂人曰此衆既并終不能
久安意蓋知太祖之興也而不敢言先是丁零翟遼叛

垂後遣使謝罪垂不許遼怒遂自號大魏天王有衆數萬屯於滑臺與垂相擊遼死子釗代之及垂征尅滑臺釗奔長子垂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永國未有釁連歲征役士卒疲怠請待他年垂將從之垂弟司徒范陽王德固勸垂征垂曰司徒議與吾同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吾計決矣且吾投老叩囊底智足以克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垂率步騎七萬伐永尅之十年垂遣其太子寶來寇時太祖幸河南宮乃進師臨河築臺告津奮揚威武連旌汭河東西千有餘里是時陳留公虔五萬騎在河東要山載谷六百餘里以絕其左太原公儀十萬騎在河北以承其後略陽公遵七萬騎塞其南路太祖遣捕寶中山行人一二盡擒馬步無脫寶乃引船列兵亦欲南渡中流大風卒起漂寶船數十艘泊南岸擒其將士三百餘人太祖悉賜衣服遣還始寶之來垂已有疾自到五原太祖斷其行路父子問絕太祖乃詭其行人之辭令臨河告之曰汝父已死何不遽還兄弟聞之憂怖以爲信然於是士卒駭動往往間言皆欲爲變初寶至幽州其所乘車軸無故自折占工靳安以爲大凶固勸令還寶怒不從至是問安安對曰今天變人事咎徵已集速去可免寶逾大恐安退而告人曰今皆將死

於他鄉尸骸委於草野爲烏鳥螻蟻所食不復見家矣
冬十月寶燒船夜遁是時河水未成寶謂太祖不能度
故不設斥候十一月天暴風寒冰合太祖進軍濟河留
輜重簡精銳二萬餘騎急追之晨夜兼行暮至參合陂
西寶在陂東營於蟠羊山南水上斬安言於寶曰今日
西北風勁是追軍將至之應宜設警備兼行速去不然
必危寶乃使人防後先不撫循軍無節度將士莫爲盡
心行十餘里便皆解鞍寢卧不覺大軍在近前驅斥候
見寶軍營還告其夜太祖部分衆軍相援諸將羅落東
西爲犄角之勢約勒士卒東馬口銜枚無聲昧爽衆軍
齊進日出登山下臨其營寶衆晨將東引顧見軍至遂
驚擾奔走太祖縱騎騰躡大破之有馬者皆蹶倒冰上
自相鎮壓死傷者萬數寶及諸父兄弟單馬迸散僅以
身免於是寶軍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斂手就羈矣其遺
迸去者不過千餘人生擒其王公文武將吏數千獲寶
寵妻及宮人器甲輜重軍資雜財十餘萬計垂復欲來
寇太史曰太白夕沒西方數日後見東方此爲躁兵先
舉者亡垂不從鑿山開道至寶前敗所見積骸如丘設
祭弔之死者父兄弟遂皆嗥哭聲震山川垂慙忿嘔
血發病而還死於上谷寶僭立

寶字道祐小字庫勾垂之第四子也少而輕果無志操
好人佞已及爲太子砥礪自脩朝士翕然稱之垂亦以
爲克保家業垂妻段氏謂垂曰寶資質雍容柔而不斷
承平則爲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今託之以大
業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兒之賢者宜擇一以樹之
趙王麟姦詐負氣常有輕寶之心恐必難作此自家事
宜深圖之垂弗納寶聞之深以爲恨寶旣僭位年號永
康遣麟逼其母段氏曰后常謂主上不能繼守大統今
竟能不宜早自裁以全段氏段氏怒曰汝兄弟尚逼殺
母安能保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久耳遂自殺寶

以后諫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羣臣咸以爲然
寶中書令睦遂執意抗言寶從而止皇始元年太祖南
伐及克信都寶大懼太祖軍於栢肆寶夜來犯營太祖
擊破之寶走還中山率萬餘騎奔薊寶子清河王會先
守龍城聞寶被圍率衆赴難逢寶於路寶分奪其軍以
授弟遼西王農等會怒襲農殺之農弟高陽王隆勸寶
收會不獲會勒兵攻寶寶走龍城會追圍之侍御郎高
雲襲敗會會奔中山寶命雲爲子封夕陽公會至中山
爲慕容普隣所殺寶率衆自龍城而南將攻中山衆憚
征逃潰寶還龍城垂舅蘭汗拒之寶南走奔薊汗遣使

誘迎寶寶殺之將南奔叔父范陽王德聞德稱制退潛
辟陽汗復遣迎寶寶以汗垂之季舅子盛又汗之壻也
必謂無二乃還龍城汗殺之及子弟等百餘人汗自稱
大都督大單于昌黎王號年青龍以盛子壻哀而有之
盛字道運寶之長子也垂封爲長樂公歷位散騎常侍
左將軍寶既僭立進爵爲王拜征北大將軍司隸校尉
尚書左僕射蘭汗之殺寶也以盛爲侍中左光祿大夫
盛乃閒汗兄弟使相疑害李早衛雙劉志張真等皆盛
之舊昵汗太子穆並引爲腹心盛要結早等因汗穆等
酒醉夜襲殺之僭尊號改年爲建平又號年爲長樂盛
改稱庶民大王盛以寶闔而不斷遂峻極威刑纖介嫌
忌莫不裁之於未萌防之於未兆於是上下震局人不
自安雖忠誠親戚亦僉懷離貳前將軍段璣等夜潛禁
中鼓譟攻盛盛聞變起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俄有一
賊闇中擊盛傷之遂輦昇殿申約禁衛召叔父河間公
熙屬之未至而盛死

熙字道文小字長生垂之少子也羣臣與盛伯母丁氏
議以其家多難宜立長君遂廢盛子定迎熙而立之熙
立殺定年號光始築龍騰苑廣袤十餘里役徒二萬人
起景雲山於苑內基廣五百步高十七丈又起逍遙宮

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爲妻苻氏鑿曲光海清涼池季夏盛暑不得休息暍死者大半熙遊于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下有蛇長丈餘熙盡殺寶諸子改年爲建始又爲其妻起承華殿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上書極諫熙大怒斬之熙妻嘗季夏思凍魚鱠仲冬須生地黃皆有司切責不得加之以大辟其虐也如此及苻氏死熙擁其屍而撫之曰體已就冷命遂斷矣於是僵仆絕息久而乃蘇悲號擗踊斬衰食粥大歛之後復啓而交接制百官哭臨沙門素服

令有司案檢有淚者爲忠孝無淚者罪之於是羣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爲淚焉及葬熙被髮徒跣步從轎車高大毀城門而出長老相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久矣中衛將軍馮跋兄弟閉門拒熙執而殺之立夕陽公雲爲主

雲寶之養子復姓高氏年號正始跋又殺雲自立雲之立也熙幽州刺史上庸公慕容懿以遼西歸降太祖以懿爲征東將軍平州牧昌黎王後坐反伏誅元真少子德

德字玄明雅爲兄垂所重桓溫之至枋頭也德與垂擊

走之苻堅滅暉以德爲張掖太守垂稱尊號封爲范陽王拜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尋遷司徒寶旣即位以德鎮鄴後拜丞相寶旣東走羣寮勸德稱尊號德不從皇始二年旣拔中山太祖遣衛王儀攻鄴德率戶四萬南走滑臺自稱燕王號年爲燕元置百官德冠軍將軍苻廣叛於乞活壘德留兄子和守滑臺率衆攻廣斬之而和長史李辯殺和以城來降德無所據乃謀於衆其給事黃門侍郎張華勸德取彭城而據之其尚書潘聰曰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里戶餘十萬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宜攻取據之以爲關中河內

也德從之引師克薛城徐亮之民盡附之以其南海王法爲兗州刺史鎮梁父進克莒城以潘聰爲徐州刺史鎮莒城北伐廣固司馬德宗幽州刺史辟問渾聞德將至徙民八千餘戶入廣固遣司馬崔誕率千餘人戍薄荀固平原太守張豁屯柳泉誕豁皆承檄遣子降德渾懼攜妻子北走德追騎斬之渾少子道秀自歸請與父俱死德曰渾雖不忠而子能孝其特赦之德入都廣固僭稱尊號號年建平女水竭德聞而惡之因而寢疾兄子超請祈女水德曰人君之命豈女水所知超固請終不許立超爲太子德死超僭立

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也既僭位號年太上超青州刺史北地王鍾兖州刺史南海王法等起兵叛超超悉平之超南郊柴燎燭起而煙不出靈臺令張光告人曰今火盛而煙滅國其亡乎天賜五年司馬德宗將劉裕伐超超將公孫五樓勸超拒之於大峴超曰但令度峴我以鐵騎踐之此成擒也太尉桂林王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自貽寇逼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拒之大峴策之上也超不從出而告人曰主上酷似劉璋今年國滅吾必死之超收鎮下獄裕入大峴超拒之於臨朐乃赦鎮而謝之超戰於臨朐爲裕所敗退還廣固裕遂圍之廣固鬼夜哭有流星長十餘丈墮于廣固城潰裕執超送建康市斬之

臨渭氏苻健字建業本出略陽臨渭祖懷歸爲部落小帥父洪字廣世洪之生也隴右霖雨百姓苦之時有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名之曰洪年十二而父死爲部帥羣氏推以爲盟主劉曜拜洪爲寧西將軍率義侯徙之高陸進爲氏王石虎平秦隴表石勒拜冠軍將軍涇陽伯又徙之枋頭遷光烈將軍進爵爲侯稍遷冠軍大將軍進封西平公討平梁犢進位車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略陽公冉閔之亂秦雍徙民西歸憑洪爲主
衆至十餘萬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旣而爲其將
麻秋所鳩臨死謂健曰關中周漢舊都形勝之國進可
以一同天下退不失保全秦雍吾死之後便可鼓行而
西健從之健初名羆字世建又避石虎外祖張羆之名
故改焉健便弓馬善於事人石虎深愛之歷位翼軍校
尉鎮軍將軍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關中雄雋皆應之
健密圖關中懼洪之知也乃繕宮室於枋頭課民種麥
示無西意旣而自稱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盡衆西行
至盟津起浮橋以濟遣弟輔國將軍雄率步騎五千入

自潼關兄子揚武將軍菁率衆七千自軹關入河東執
菁手曰若是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及黃泉無相
見也濟訖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杜洪遣將軍張光
逆健于潼關雄擊破之洪盡召關中之衆以拒健健聞
而筮之遇泰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昔往東而小今
還西而大吉孰大焉諸君知不此則漢祖屠秦之機也
健長驅至長安杜洪奔司竹健遂入都建國十四年乃
僭稱天王號年皇始國號大秦置百官健尋自稱皇帝
桓温率衆伐長安次于灊上健弟雄擊温破之温乃引
衆東走健遣其太子萇追温比至潼關大敗之萇亦爲

流矢所中死關中大飢蝗虫生於華澤西至隴山百草
皆盡牛馬至相噉毛虎狼食人行路斷絕十八年健死
子生僭立

生字長生健之第三子也幼而麤暴昏酒無賴祖洪甚
惡之生無一目年七歲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
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
也洪驚鞭之生曰性耐刀稍不堪鞭捶洪曰汝爲尔不
已吾將以汝爲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其
口謂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
將殺之健止之曰兒長成自當脩改何至便如此健乃

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
騎射冠絕一時初健之長子死生母強氏意在少子柳
健以讖有三羊五眼之言故立之生旣僭立號年壽光
雖在諒闇遊飲自若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備
置左右在位未幾后妃公卿下至僕隸殺五百餘人朝
饗羣臣酣飲奏樂生親歌以和之命其尚書令辛牢行
酒旣而生怒曰何不彊酒猶有坐者引弓射牢而殺之
於是百僚大懼無不引滿汗服失冠生以爲樂長安大
風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生推告賊者剗出心
胃生舅彊平切諫生鑿其頂而殺之虎狼大暴從潼關

至于長安晝則斷道夜則發屋不食六畜專以害人自其元年秋至于二年夏虎殺七百餘人民廢農桑內外恐懼其臣奏請禳災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終不累年爲患也天將助吾行誅以施刑教但勿犯罪何爲怨天生如阿房遇人共妹行者逼令爲淫固執弗從生怒殺之其尚書僕射賈玄石形貌美偉生與妻樓上望見玄石在庭中妻曰此何人也生曰汝欲得也乃誅玄石生嘗夜食棗過多至旦病使太醫程延診脉延曰陛下食棗多無他疾也生曰嘻汝非聖人焉知吾食棗乃殺之常從輿上搜便輦者謂之天雨生旣眇其目所

諱者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毀偏隻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勝紀太白犯東井其臣奏曰東井秦也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於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將渴耳何所恠乎初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是月生以謠夢之故誅太師魚遵父子一十八人東海苻堅封也時爲龍驤將軍宅在洛門之東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瞎人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禳之法是苻法也生耽酒於酒無復晝夜其臣朝謁漏盡請見生曰日知盡乎須待飲訖因醉問左右

曰吾統天下已來汝等何所聞乎或對曰聖明宰世子育百姓罰必有罪賞必有功天下唯歌太平未聞有怨生曰汝媚吾也引而斬之他日又問或對曰陛下刑罰微過生曰汝謗吾也亦殺之使宮人與男女僕交於殿前引羣臣臨而觀之或生剝牛羊驢馬活燔雞豚鵝鴨數十爲羣放之殿下剝人面皮令其歌舞動舊親戚殺害略盡王公在者以疾告歸得度一日如過十年至於截脛刳胎拉脅鋸頸者動有千數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旦而侍婢以告法與弟堅率壯士數百人入雲龍門宿衛者皆捨仗歸堅廢生爲越王俄而殺之

堅字永固一字文玉雄第二子也旣殺苻生以位讓其兄清河王法法固以推堅於是去皇帝之號僭稱天王號年永興以法爲丞相東海公尋以疑忌殺之改年爲甘露時建國二十二年也堅從弟晉公柳反於蒲坂魏公庾反於陝燕公武反於安定堅弟趙公雙反於上邽皆討平之慕容垂奔於堅王猛勸堅殺之堅不從三十年改爲建元堅遣使牛恬朝貢使尚書令王猛伐鄴堅親率大衆以繼之克鄴擒慕容暉堅使其右將軍楊安攻克漢中仍平蜀又遣其武衛將軍苟萇西伐涼州

降張天錫遣其子長樂公丕攻克襄陽堅觀其史書見
母苟氏通李威之事慙怒乃焚其書堅南伐司馬昌明
戎卒六十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旗鼓相望堅至項
城涼州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
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
于汝潁堅弟陽平公融攻壽春克之融馳使白堅曰賊
少易俘但懼越逸宜速進軍堅大悅捨大軍于項城輕
騎八千兼道赴之堅與融登城望昌明將謝石軍又望
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也何謂
少乎憮然有懼色謝石欲戰苻融陳逼肥水石遣使謂

融曰君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
不亦美也融於是麾軍却陳欲因其濟覆而取之軍遂
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馬倒見殺軍遂大敗謝石乘勝追
擊至于青岡死者相枕堅單騎遁還淮北初謠言曰堅
不出項羣臣勸堅停項爲六軍聲鎮堅不從諸軍悉潰
唯其冠軍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收集離
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行未及關垂有貳志說堅請巡
撫燕代并求拜墓許之垂遂殺堅驍騎將軍石越鎮軍
將軍毛當引丁零之衆攻堅子長樂公丕於鄴慕容泓
冲起兵華澤堅遣子叡暉前後擊泓爲泓所敗長安鬼

夜哭三旬冲又擊殺堅將姜宇於灞上遂屯阿房進逼
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而出其疆若斯大言
責冲曰尔輩羣奴正可牧牛羊何爲送死冲曰奴則奴
矣旣厭奴苦取尔見代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遺冲使者
稱有詔古人兵交使在其間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
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爲此
變冲命詹事荅之亦稱皇太弟有分孤今心在天下豈
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
寬貸苻氏以酬曩好終不使既往之事獨美於前堅大
怒曰朕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於此長

安大飢人民相食姚萇叛於北地與冲連和合攻長安
有羣鳥數萬鳴於長安城上其聲甚悲占者以爲不終
年有甲兵入城之象每夜有人周城大呼曰楊定健兒
應屬我宮殿臺觀應坐我父子同出不共汝旦遣尋求
不見人跡先是又謠曰堅入五將山長得堅大信之告
其太子永道曰天或導余脫如謠言留汝兼惣戎政勿
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天其或者正訓
予也遣其衛將軍楊定擊冲於城西爲冲所擒堅彌懼
付永道以後事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宣告州郡期救長
安月餘永道尋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武都遂

假道入司馬昌明慕容冲入據長安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其將吳忠圍之堅衆奔散獨左右十數人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兵至執堅及其夫人張氏與少女寶錦送詣姚萇萇囚之將害焉堅自以平生遇萇厚忿之厲聲大罵謂張氏曰豈令羌奴辱吾兒於是殺寶錦姚萇乃縊堅於新平佛寺永道旣奔昌明處之江州桓玄以爲梁州刺史後爲劉裕所誅永道名犯高祖廟諱堅子丕字永叙堅以爲征東將軍冀州牧封長樂公鎮鄴爲慕容垂圍逼丕乃去鄴率男女六萬餘口進如潞川堅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丕入據

晉陽堅旣爲姚萇所殺太祖九年丕乃僭稱尊號改年太安先是王猛子幽州刺史永亦率衆赴之丕以永爲司徒錄尚書事張蚝爲司空王騰爲司隸傳檄遠近率多應之丕留王騰守晉陽楊輔守壺關率衆四萬進據平陽將討姚萇而慕容永請假道東歸丕弗許怒曰永乃我之馬將首亂京畿禍傾社稷承凶繼逆方請逃歸是而可忍孰不可恕使其丞相王永討之戰于襄陵永大敗死之丕衆離散率騎數千南奔東垣爲司馬昌明將馮該所殺

丕族子登字文高麤險不脩細行故堅弗之竒也長而

折節頗覽書傳堅以爲長安令坐事黜爲狄道長及關
中起兵奔於枹罕羣氏殺河州牧毛興推衛平爲安西
將軍河州刺史平以登爲長史旣而枹罕諸氏以衛平
年老議欲廢之而憚其宗彊連日不決氏有啖青者謂
諸將曰大事宜定東討姚萇不可猶豫一旦事發返爲
人害諸君但請衛公會集衆將青爲諸君決之衆咸以
爲然因大饗青抽劔而前曰衛公朽耄不足以成大事
狄道長苻登雖王室疎屬請共立之於是推登爲使持
節都督隴右征羌諸軍事撫軍大將軍雍河二州牧略
陽公率衆五萬東下隴據南安馳使請命不以登爲征

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餘因其所稱而授之
後與姚萇戰于胡奴阜大破之丕死登國元年登僭稱
尊號於隴東號年太初置百官立堅神主於軍中載以
輜駟羽葆青蓋建黃旗虎賁之士三百人以衛之每戰
必告繕甲治兵引師而東皆刻鉞鎧爲死休字示以戰
死爲志每戰以長矛鈎刃爲方圓大陳知有厚薄從中
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登每圍萇營四面大哭哀
聲動人大呼曰殺君賊姚萇出來吾與尔決何爲枉害
無辜萇憚而不應登進攻安定萇襲其輜重獲登妻毛
氏將妻之毛氏哭罵萇殺之登聞姚萇死喜曰姚興小

見吾將折杖以笞之乃盡衆而東以趣廢橋興將尹緯據橋待之爭水不得爲緯所敗奔於平涼入馬毛山姚興攻之登戰死

子崇奔於湟中僭稱尊號改年延初尋爲乞伏乾歸所殺

羌姚萇字景茂出於南安赤亭燒當之後也祖柯回助魏將絆姜維於沓中以功假綏戎校尉西羌都督父弋仲晉永嘉之亂東徙榆眉劉曜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平襄公烈帝之五年弋仲率部衆隨石虎遷于清河之灑頭勒以弋仲爲奮武將軍封襄平公昭成時弋仲死子

璽代屯於譙城慕容儁以璽爲豫州刺史丹陽公進屯淮南自稱大將軍大單于爲司馬聃將桓温所敗奔於河東後爲苻眉所殺弋仲有子四十二人萇第二十四隨兄襄征伐襄甚竒之襄之敗也萇率子弟降於苻堅從堅征伐頻有戰功歷寧幽兗三州刺史封益都侯邑五百戶苻堅伐司馬昌明以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初未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滅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及慕容泓起兵華澤堅遣子衛大將軍叡討之戰敗爲泓

所殺時萇爲獻司馬懼罪奔馬牧聚衆萬餘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號年白雀數月之間衆至十餘萬與慕容沖連和進屯北地苻堅出至五將山萇執而殺之登國元年僭稱皇帝置百官國號大秦年曰建初改長安曰常安以其太子興鎮長安自擊苻登安定敗之萇病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後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萇乃狂言或稱臣或稱萇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萇死子興襲位祕不發喪

興字子略萇長子也旣滅苻登乃發喪行服僭稱皇帝於槐里號年皇初天興元年興去皇帝之號降稱天王號年洪始興克洛陽以其弟東平公紹鎮之三年興遣使朝貢太祖遣謁者僕射張濟使於興興又大破乞伏乾歸遂入枹罕獲鎧馬六萬匹乾歸降於興太祖遣軍襲興高平公沒弈干干棄部衆率數千騎與赫連屈孑奔於秦州追至於瓦亭長安震懼興大議爲寇其臣咸以爲不可興不從天興五年夏興遣其弟義陽公平率衆四萬侵平陽攻乾壁六十餘日壁中衆少失井乃陷之六月太祖將討平遣毗陵王順等三軍六萬騎爲先

鋒七月車駕親征八月次於永安平募遣勇將率精騎二百關軍爲太祖前鋒將長孫肥所擒匹馬不返平遂退走太祖急追及於柴壁平因守固太祖圍之興乃悉舉其衆救平太祖聞興將至增築重圍內以防平之出外以距興之入又截汾曲爲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太祖以步騎三萬餘人渡蒙坑南四十里逆擊興興晨行北引未及安營太祖軍卒至興衆怖擾太祖詔毗陵王順以精騎衝擊獲興甲騎數百斬首千餘級興退南走四十餘里太祖引還平竟不敢出但使人燒圍數百步而已太祖知興氣挫乃南絕蒙坑之口東杜新坂之隘

守天度屯賈山令平水陸路絕將坐甲而擒之太祖又緣汾帶岡樹柵數十里以衛芻牧者九月興從汾西北下憑壑爲壘以自固興又將數千騎乘西岸闚視太祖營東栢材從汾上流下之欲以毀橋官軍鈎取以爲薪蒸興還壘太祖度其必攻西圍乃命脩塹增廣之至夜興果來攻梯短不及棄之塹中而還又分其衆臨汾爲壘叩逼水門與平相望太祖因截水中興內外隔絕士衆喪氣於是平糧盡窘急夜悉衆將突西南而出興列兵汾西舉烽鼓譟爲平接援太祖簡諸軍精銳屯汾西固守南橋絕塞水口興夜聞聲望平力戰突免平聞外

鼓望興攻圍引接故但叫呼虛相應和莫敢逼圍乎引不得出窮迫乃將二妾赴水而死興安遠將軍不蒙世揚武將軍雷重等將士四千餘人隨平投水太祖令泅水鈎捕無得免者平衆三萬餘人皆斂手受執擒興尚書右僕射狄伯友越騎校尉唐小方積弩將軍姚梁國建忠將軍雷星康官北中郎將康猥興從子伯禽已下四品將軍已上四十餘人興遠來赴救自觀其窮力不能免舉軍悲號震動山谷數日不止頻遣使請和太祖不許乃班師興還長安有雀數萬頭鬪於興廟毛羽折落多有死者月餘乃止識者曰今雀鬪廟上子孫當有

爭亂者乎又興殿有聲如牛吼有二狐入長安一登興殿屋走入宮一入于市求之不得先是譙縱略有益寧之地僭稱尊號遣使稱蕃於興興以縱爲蜀王加九錫永興三年興遣周寶朝貢五年興遣使朝貢并請進女太宗許之興中子廣平公弼有寵委之朝政興疾篤長子泓侍疾於中弼集黨數千人候興死欲殺泓自立興諸子姪外鎮者聞之皆起兵討弼興疾瘳不忍誅弼免官而已神瑞元年興遣兼散騎常侍尚書吏部郎嚴康朝貢二年興遣散騎常侍東武侯姚敞尚書姚泰奉其西平公主於太宗帝以后禮納之興復以弼爲中軍大

將軍配兵三萬屯於渭北興又疾甚弼遣其黨姚武伯等率衆攻端門泓時侍疾遣兵拒之興力疾臨前殿殺弼弼黨乃散泰常元年興死泓僭立

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既僭位號年永和赫連屈子攻泓秦州又剋安定遂據雍城司馬德宗將劉裕伐泓裕遣將檀道濟至洛陽泓弟陳留公洸以城降泓弟太原公懿反於蒲坂泓從弟齊公恢反於嶺北皆舉兵伐長安泓既有內難裕遂長驅入關泓戰敗請降送於建康市斬之

略陽氏呂光字世明本出略陽父婆樓苻堅太尉光年

十歲遊戲好戰陳之法爲諸兒所推身長八尺四寸肘有肉印從王猛征討稍遷破虜將軍堅以光爲驍騎將軍率衆七千討西域所經諸國莫不降附光至龜茲王帛純拒之西域諸胡救帛純者七十餘萬人光乃結陳爲勾鑱之法戰於城西大破之斬級萬餘帛純逃走降者三十餘國光以駝二千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恠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匹而還苻堅涼州刺史梁熙遣兵拒之光擊破熙軍遂入姑臧斬熙自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登國初又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酒泉公主簿尉祐姪佞淺薄光寵任之譖誅

姚皓尹景等名士十餘人於是遠近失望人懷離貳四年光私稱三河王遣使朝貢置官自丞郎已下猶攝州事號麟嘉元年皇始初光僭稱天王置百官改號龍飛立子紹爲太子遣使朝貢光疾甚立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帝光死長子纂殺紹僭立

纂字永緒旣自立號咸寧元年纂弟大司馬洪名犯顯祖諱以猜忌不容起兵攻纂纂殺之縱兵大掠纂笑謂左右曰今日之戰何如纂侍中房晷對曰先帝始崩太子以幽逼致殂山陵甫訖大司馬疑懼肆逆京邑交兵友于接刃雖洪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且洪

妻陛下弟婦也洪女陛下之姪女也奈何使小人汗辱爲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因歔歔流涕纂謝之乃收洪妻子纂昏虐任情遊田無度耽荒酒色與左右因醉馳獵於坑澗之間或有諫者纂皆不納又性多猜忌忍於殺戮纂從弟超殺纂纂弟緯單馬入城超殺之而立其兄隆

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也初超讓位於隆隆難之超曰今猶乘龍上天豈得中下乃僭位改神鼎元年超使纂妻楊氏及侍婢數人殞纂於城西超慮楊持珍寶出使人搜之楊氏責超曰郎君兄弟手刃相圖新婦旦夕死

人用金寶何爲超慙而退楊氏國色超將妻焉謂其父
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之楊氏曰大人本賣
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以甚復可使女辱於二氏乎乃
自殺沮渠蒙遜禿髮儁檀頰來攻擊河西之民不得農
植穀價湧貴斗直錢五千文人相食餓死者千餘口姑
臧城門晝閉樵採路斷民請出城乞爲夷虜奴婢者日
有數百隆恐沮動人情盡坑之於是積屍盈于衢路戶
絕者十有九焉屢爲蒙遜攻逼乃請迎於姚興遣齊難
率衆迎之隆遂降焉至長安尋復爲興所誅

史臣曰夷狄不恭作害中國帝王之世未曾無也劉淵
等假竊名目狼戾爲梗汙辱神器毒螫黎元喪亂鴻多
一至於此怨積禍盈旋傾巢穴天意其俟大人乎

列傳第八十四

魏書九十六

僭晉司馬叡

竇李雄

僭晉司馬叡字景文晉將牛金子也初晉宣帝生大將軍琅邪武王佑佑生冗從僕射琅邪恭王覲覲妃譙國夏侯氏字銅環與金姦通遂生叡因冒姓司馬仍爲觀子由是自言河內温人初爲王世子又襲爵拜散騎常侍頻遷射聲越騎校尉左右軍將軍從晉惠帝幸臨漳其叔繇爲成都王穎所殺叡懼禍遂走至洛迎其母俱歸陳國東海王越收兵下邳假叡輔國將軍越謀迎惠帝於長安復假叡平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使鎮下邳

尋加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假節當鎮壽陽且留
下邳及越西迎惠帝留叡鎮後平東府事當遷鎮江東
屬陳敏作亂叡以兵少因留下邳永嘉元年春敏死秋
叡始到建業五年進鎮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以會
稽戶二萬增封加督揚江湘交廣五州諸軍事六月王
彌劉曜寇洛陽懷帝幸平陽晉司空荀蕃司隸校尉荀
組推叡爲盟主於是輒改易郡縣假置名號江州刺史
華軼北中郎將裴憲並不從之憲自稱鎮東將軍都督
江北五郡軍事與軼連和叡遣左將軍王敦將軍甘卓
周訪等擊軼斬之憲奔于石勒六年叡檄四方稱與穆

帝俱討劉淵大會平陽建興元年晉愍帝以叡爲侍中
左丞相大都督陝東諸軍事持節王如故叡改建業爲
建康七月叡以晉室將滅潛有他志乃自大赦爲大都
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又爲丞相叡號令不行政刑淫虐
殺督運令史淳于伯行刑者以刀拭柱血流上柱二丈
三尺徑頭流下四尺五寸其直如弦時人怨之平文帝
初叡自稱晉王改元建武立宗廟社稷置百官立子紹
爲太子叡以晉王而祀南郊其年叡僭即大位改爲大
興元年其朝廷之儀都邑之制皆準模王者擬議中國
遂都於丹陽因孫權之舊所即禹貢揚州之地去洛二

千七百里地多山水陽鳥攸居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
下所謂島夷卉服者也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地辨其
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狄六狄之人民與其
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東南曰揚州其山
鎮曰會稽其藪澤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
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春秋時
爲吳越之地吳越僭號稱王僻遠一隅不聞華土楚申
公巫臣竊妻以奔教其軍陣然後乃知戰伐由是晚與
中國交通俗氣輕急不識禮教盛飾子女以招遊客此
其土風也戰國時則并於楚故地遠恃險世亂則先叛

世治則後服秦末項羽起江南故衡山王吳芮從百越
之兵越王無諸身率閩中之衆以從滅秦漢初封芮爲
長沙王無諸爲閩越王又封吳王濞於朱方逆亂相尋
亟見夷滅漢末大亂孫權遂與劉備分據吳蜀權阻長
江殆天地所以限內外也叡因擾亂跨而有之中原冠
帶呼江東之人皆爲貉子若狐貉類云巴蜀蠻獠谿俚
楚越鳥聲禽呼言語不同猴蚩魚鼈嗜慾皆異江山遼
闊將數千里叡羈縻而已未能制服其民有水田少陸
種以罟網爲業機巧趨利恩義寡薄家無藏蓄常守飢
寒地旣暑濕多有腫泄之病障氣毒霧射工沙蝨蚘虺

之害無所不有。劼割有揚荆梁三州之士，因其故地，分置十數州。及諸郡縣郡縣戶口，至有不滿百者，遣使韓暢浮海來請通。和平文皇帝以其僭立江表，拒不納之。是時劼大將軍王敦宗族擅勢，權重於劼，迭爲上下了無君臣之分。劼侍中劉隗言於劼曰：「王氏彊大，宜漸抑損。」敦聞而惡之。惠帝時，劼改年曰永昌。王敦先鎮武昌，乃表於劼曰：「劉隗前在門下，遂秉權寵，今趣進軍指討，姦孽宜速斬。」隗首以謝。遠近朝梟，隗首諸軍夕退。昔太甲不能遵明湯典，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訓，殷道復昌。賢智故有先失後得者矣。敦又移告州郡，以沈充爲大

都督護東吳諸軍。劼乃下書曰：「王敦恃寵敢肆狂逆，方朕於太甲，欲見囚于桐宮，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當親率六軍以誅大逆。」劼光祿勳王含率其子瑜以輕舟弃劼歸于武昌。劼以其司空王導爲前鋒，大都督尚書陸曄爲軍司，以廣州刺史陶侃爲江州，梁州刺史甘卓爲荊州使，其率衆倚躡敦後。以太子右率周筵率中軍三千人討沈充。敦至涿州，表尚書令刁協黨附，宜加誅戮。劼遣右將軍周札戍于石頭，札潛與敦書許軍至爲應。敦使司馬楊朗等入于石頭，札見敦朗等，旣據石頭，劼征西將軍戴淵鎮北將軍劉隗率衆攻之。戴淵親率

士鼓衆陵城俄而鼓止息朗等乘之叡軍敗績隗協入見叡叡遣其避禍二人泣而出隗還淮陰後奔石勒協奔江乘爲敦追兵所害叡師敗敦自爲丞相武昌郡公邑萬戶朝事大小皆關諮之敦收戴淵及叡尚書左僕射周顥並斬于石頭皆叡朝之望也於是改易百官及諸州鎮其餘轉徙黜免者過百數或朝行暮改或百日半年敦所寵沈充錢鳳等所言必用所譖必死敦將還武昌其長史謝鯤曰公不朝懼天下私議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入覲主上側席待公遲得相見宮省穆然必無不虞之慮公君入朝鯤請侍從敦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何損朝廷遂不朝而去敦召安南將軍甘卓轉譙王承爲軍司並不從敦遣從母弟南蠻校尉魏又率江夏太守李恒攻承於臨湘旬日城陷執承送于武昌敦從弟王廙使賊迎之害于車中先是王敦表疏言旨不遜叡以示承曰敦言如此豈有厭哉對曰陛下不早裁之難將作矣敦惡之襄陽太守周慮襲殺甘卓叡畏迫於敦居常憂感發病而死

子紹僭立改年曰太寧王敦將篡諷紹徵已乃爲書曰孤子紹頓首天下事大紹以眇身弗克負荷哀憂孔疚如臨于谷實賴冢宰以濟艱難公邁德樹勲遐邇歸懷

任社稷之託居揔已之統然道里長遠江川阻深動有
介石之機而回旋之間固以有所喪矣謂公宜入輔朝
政得旦夕訓諮朝士亦僉以爲然以公高亮忠肅至心
憂國苟其宜然便當以至公處之期於靜國寧民要之
括囊無咎伏想闇同此志願便速剋近期以副翹企之
懷紹恭憚於敦若此復使兼太常應詹拜敦丞相武昌
郡公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敦於是屯於蕪湖
敦乃轉王導爲司徒自領揚州刺史以兄舍子應爲武
衛將軍以自副貳敦無子養應爲後敦疾踰年故召舍
還欲屬以後事是時敦令紹宿衛之兵三番休二紹密
欲襲敦微行察敦營壘及敦疾紹屢遣大臣訊問起居
遷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敦疾甚紹召其司徒王導
中書監庾亮丹陽尹溫嶠尚書卞壺密謀討之導嶠及
右將軍卞敦共據石頭光祿勳應詹都督朱雀桁南諸
軍事尚書令郗鑒都督從駕諸軍事紹出次于中堂敦
聞兵起怒欲自將困不能坐召其黨錢鳳鄧岳周撫等
率衆三萬指造建業舍謂敦曰此事吾便當行於是以
舍爲元帥鳳等問敦曰事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
南郊何爲天子便盡卿兵勢唯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
已初紹謂敦已死故敢發兵及下詔數日敦猶能與王

導書後自手筆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太真温嶠
字也紹朝見之咸共駭懼舍等兵至温嶠輒燒朱雀桁
以挫其鋒紹使中軍司馬曹渾左衛參軍陳嵩段匹磾
弟禿率壯士千人逆舍等戰于江寧斬其前鋒將何康
殺數百人敦聞康死軍不獲濟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
衰微羣從中才兼文武者皆早死今年事去矣語參軍
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乃復臥使術士郭
璞筮之卦成對曰不能佳敦既疑璞勸亮嶠等舉事又
聞卦惡於是殺璞敦疾轉困語其舅羊鑿及子應曰我
亡後應便即位先立朝廷自官然後營葬初敦敗歿之
後夢白犬自天而下噬之及疾甚見刁協甘卓爲祟遂
死王應祕不發喪裹屍以席埋於齋中與其將諸葛瑤
等縱酒淫逸沈充將萬餘人來會舍等充臨行顧謂其
妻曰男兒不建豹尾不能歸也紹平西軍祖約率衆至
于淮南逐敦所置淮南太守任台紹將劉遐蘇峻濟自
滿洲舍相率渡兵應詹逆擊大破之周撫斬錢鳳沈充
將吳儒斬充紹遣御史劉彝發敦瘞斬屍梟首朱雀桁
紹死

子衍僭立號年曰咸和衍歷陽太守蘇峻不順於衍衍
護軍庾亮曰蘇峻豺狼終爲禍亂晁錯所謂削之亦反

不削亦反削之反速而禍小不削反遲而禍大乃以大
司農徵之令峻弟逸領峻部曲徵書至峻怒曰庾亮專
擅欲誘殺我也阜陵令匡術樂安人任讓並爲峻謀主
勸峻誅亮乃使使推崇祖約共討亮約大喜於是約命
兄逖子沛國內史渙女壻淮南太守許柳將兵會峻峻
使其黨韓光光名犯恭宗廟諱入姑熟殺于湖令陶馥
殘掠而還衍假庾亮節爲征討都督使其右衛將軍趙
胤左將軍司馬流率衆次于慈湖韓光晨襲流殺之衍
以其驍騎將軍鍾雅爲前鋒監軍假節率舟軍拒峻宣
城內史桓彝統吏士次于蕪湖韓光敗之大掠宣城諸
縣而還江州刺史溫嶠使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岱
鄱陽太守紀睦等以舟軍赴于建業愆期岱次直瀆峻
督衆二萬濟自橫江登牛渚山愆期等邀擊不制峻至
于蔣山衍假領軍卞壺節率諸將陳兵衍之將怯兵弱
爲峻所敗卞壺及其二子丹陽尹羊曼黃門侍郎周導
廬江太守陶瞻散騎侍郎任台等皆死死二千餘人
庾亮兵敗與三弟奔于柴桑峻遂焚衍宮羣賊突掠百
寮奔散唯有米數石而已無以自供峻逼衍大赦庾亮
兄弟不在赦限峻以祖約爲太尉尚書令加侍中自爲
驃騎將軍領軍將軍錄尚書事於是建業荒毀奔投吳

會者十八九温嶠聞之移告征鎮州郡庾亮至盆口嶠分兵配給又招衍荊州刺史陶侃欲共討峻侃不從曰吾疆場外將本非顧命大臣今日之事所不敢當時侃下爲峻所害嶠復喻侃曰蘇峻遂得志四海雖廣公寧有容足地乎賢子越騎酷没天下爲公痛心况慈父之情哉侃乃許之蘇峻屯於于湖衍母庾氏憂怖而死蘇峻聞兵起自姑孰還建業屯于石頭使其黨張瑾管商率衆拒諸軍逼遷衍於石頭衍哀泣升車官人盡哭隨從衍者莫不流涕峻以倉屋爲宮使鄉人許方爲司馬督將兵守衛陶侃庾亮温嶠率舟軍二萬至于石頭俄

引還次于蔡洲沙門浦庾亮守白石壘詰朝峻將萬餘人攻之亮等逆擊峻退吳國內史庾冰率三吳之衆驟戰不勝瑾商等破庾冰前軍於無錫焚掠肆意韓光攻宣城内史栢彝彝率吏民力戰不勝爲光所殺祖約爲潁川人陳光率其屬攻之約乃奔於歷陽長樂人賈寧勸峻殺王導盡誅諸大臣峻不從乃改計叛峻王導使袁粲督誘納之謀奉衍出奔温嶠嶠食盡貸于陶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士衆及糧食也唯欲得老民爲主耳今比戰皆北良將安在今若無食民便欲西歸先是嶠慮侃不赴故以甘言招侃嶠乃卑辭謝之且曰今

者騎虎之勢可得下乎賊垂滅願公留思侃怒少止其將李陽說曰今事若不捷雖有粟焉得而食之公宜割見儲以卒大事乃以米五萬石供軍祖渙襲湓口欲以沮溫嶠之兵渙過皖攻譙國內史桓雲不剋乃還蘇峻并兵攻大業大業水竭皆飲糞汁諸將謀救之慮不能當且欲水陸攻峻陶侃以舟師攻石頭溫嶠庾亮陳于白石峻子碩以數十騎出戰峻見碩騎乃捨其衆自以四馬北下突陳陳堅乃還軍士彭世李千投之以矛峻墜馬遂梟首鬻割之焚其骸骨任讓及諸賊帥復立峻弟逸求峻屍弗獲乃發衍父母冢剖棺焚屍匡術率其徒據苑城以降韓光蘇碩等率衆攻苑苑中飢穀石四萬諸將攻石頭蘇碩及章武王世子休率勁賊孔盧張偏等數十人擊李陽於柵浦退走碩等追之庾冰司馬滕舍以銳卒自後擊之碩逸等震潰奔于曲阿舍入抱衍始得出奔溫嶠之舟是時兵破之後宮室灰燼議欲遷移王導不從乃止衍改年咸康建國中衍死中書監庾冰廢衍子千齡六其弟岳改年曰建元初岳之立當改元庾冰立號而晉初已有改作又如之乃爲建元頃之或告冰曰子作年號乃不視讖也讖云建元之末丘山崩丘山岳也冰瞿然久而歎曰如有吉凶豈改易所能

救乎遂不復改岳死庾冰欲立司馬昱驃騎將軍何充
立岳子聃號年曰永和聃安西將軍桓温率所統七千
餘人伐蜀拜表輒行聃威力微弱不能控制也及石虎
死聃征北將軍褚裒以舟軍至下邳西中郎將陳達進
據淮南石遵聞裒至下邳使其司空李農領萬餘騎逆
圍督護王龕於薛執龕送于鄴又殺李邁龕裒之驍將
三軍喪氣乃引還陳達聞之震懼焚淮南而走桓温表
廢聃揚州刺史殷浩聃憚温乃除其名温遂率所統諸
軍步騎四萬自郢越關中至灊上苻健與五千餘人守
長安小城是歲大儉温軍人懸磬健深溝堅壁清野待
温温軍食盡乃退苻健遣子長類擊敗之初温次灊上
其部將振武將軍順陽太守薛珍勸温徑進逼城温弗
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温退珍乃還放言於衆且
矜其銳而咎温之持重温慙忿殺之聃又改年曰升平
聃死無子

立衍子不號年隆和時謠曰升平不滿丰隆和那得久
改爲興寧又謠曰雖復改興寧亦自無聊生不死
第奔立號年曰太和桓温率衆北討慕容暉至金鄉鑿
鉅野二百餘里以通舟軍自清水入河慕容垂逆擊破
之獲其資仗温之北引也先命西中郎將袁真及趙悅

開石門而袁真等停於梁宋石門不通糧竭溫自枋頭回軍垂以步騎數萬追及襄邑大敗溫軍溫遂歸罪袁真除名削爵收節傳真子雙之等殺梁國內史朱憲真據壽陽以叛真諸子兄弟阻兵自守招誘陸城戍將陳郡太守朱輔數千人遣參軍麋亮通慕容暉又遣使西降苻堅真病死輔立其嫡子瑾爲使持節建威將軍豫州刺史瑾弟四五人皆領兵暉令陳文報麋亮且以觀變桓溫遣督護竺瑤以軍泝淮伐瑾瑤次于肥口屢戰慕容暉假瑾征南將軍揚州刺史宣城公瑾弟泓等皆郡守四品將軍朱輔亦如之溫乃伐瑾瑾等拒戰慕是

築長圍守之城中震潰遂平瑾初溫任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于音氣曾臥對親寮撫枕而起曰爲余寂寂將爲文景所笑衆莫敢對後悉衆北討冀成陵奪之勢及枋頭奔敗知民望之去已旣平瑾問中書郎郝超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此未馱有識之情也公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不世之勲不足以鎮愜民望因說溫以廢立之事溫旣宿有此謀深納超言溫自廣陵將旋鎮姑孰至于白石乃言其主奔少同闔人之疾初在東海琅邪國親近嬖人相龍朱靈寶等並侍臥內而美人田氏孟氏遂生三男衆致疑惑然莫能審其虛實至是

魏書卷八十四
十二
將建儲立王温因之以定廢立之計遂率百寮並還朝
堂温率衆入屯兵宮門進坐殿庭使督護竺瑤散騎侍
郎劉亨取弈璽綬弈著白袷單衣步下西堂登犢車羣
臣拜辭皆殞涕侍御史將百餘人送出神虎門入東海
第於是迎司馬昱而立之

昱叡子也昱東向流涕拜受璽綬昱旣僭立改年曰咸
安以温依諸葛亮故事甲仗入殿進丞相其大司馬等
皆如故留鎮建業以弈爲海西縣公温常有志昱心
不自安謂中書郎郝超曰命之脩短本所不計故當無
復近日事邪超父愔爲會稽太守超假還東昱謂之曰

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思
患豫防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又誦庾闡詩云志士痛朝
危忠臣哀主辱因泣下昱疾與温書曰吾遂委篤足下
便入冀得相見不謂疾患遂至於此今者愾然勢不復
久且雖有詔豈復相及慨恨兼深如何可言天下艱難
而昌明幼冲眇然非阿衡輔導之訓當何以寧濟也國
事家計一託於公昱死

子昌明僭立徐州小吏盧悚與其妖聚男女二百向晨
攻廣莫門詐言海西公還由萬春雲龍門入殿略取三
廂及武庫甲仗時門下軍校並假兼在直更士駭愕不

知所爲游擊將軍毛安之先入雲龍門討棟中領軍桓
祕將軍殷康止車門入會兵攻之斬五十六級捕獲餘
黨死者數百人前殿中監許龍與棟皆遣人至吳詐迎
弈弈不從昌明改年曰康寧徵溫入朝又詔溫無拜尚
書謝安等於新亭見溫皆敬溫拜昱蓮得病還姑孰溫
自歸寢疾諷求備物九錫謝安已令吏部郎袁彥伯撰
策文文成安輒勾點令更治改旣屢引日乃謀於尚書
僕射王彪之彪之云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
小遲回其事安從之溫死苻堅遣苻雅率將王統朱彤
楊安姚萇步騎五萬向駱谷伐昌明秦州刺史楊纂纂

請救於梁州刺史楊亮亮遣參軍卜靖赴之敗走朱彤
至梁州亮望風奔散於是堅遂有梁益二州昌明上下
莫不憂怖建國三十九年昌明改年曰太元元年太祖
七年苻堅大舉討昌明令其國曰東南平定指日當以
司馬昌明爲尚書僕射可速爲起第堅前後擒張天錫
等皆豫築甲宅至而居之堅至淮南大敗奔退是時昌
明年長嗜酒好內而昌明弟會稽王道子任居宰相昏
營尤甚狎昵諂邪于時尼娼構扇內外風俗頹薄人無
廉恥左僕射王珣兒婚門客車數百乘會聞王雅爲太
子少傅回以詣雅者半焉雅素有寵人情去就若此皇

始元年昌明死子德宗僭立初昌明耽於酒色末年殆
爲長夜之飲醒治旣少外人罕得接見故多居內殿流
連於樽俎之間以嬖姬張氏爲貴人寵冠後宮威行閭
內於時年幾三十昌明妙列妓樂陪侍嬪少乃笑而戲
之云汝以年當廢吾已屬諸姝少矣張氏潛怒昌明不
覺而戲逾甚向夕昌明稍醉張氏乃多潛飲宦者內侍
而分遣焉至暮昌明沈醉臥張氏遂令其婢蒙之以被
旣絕而懼貨左右云以魘死時道子昏廢子元顯專政
遂不窮張氏之罪

德宗旣立改年爲隆安以道子爲太傅揚州牧中書監
加殊禮黃鉞羽葆鼓吹又增甲仗百人入殿旣而內外
衆事必先關於道子尚書僕射王國寶輕薄無行爲道
子所親權震建業擅取東宮兵以配已府道子以王緒
爲輔國將軍琅邪內史又輒并石頭之兵屯于建業緒
猶領其從事中郎居中用事寵幸當政德宗兗州刺史
王恭惡國寶王緒之亂政也乃要荊州刺史殷仲堪剋
期同舉王恭表德宗曰國寶身負莫大之罪謹陳其狀
前荊州刺史王悅國寶同產弟也受任西藩不幸致喪
國寶求假奔彼遂不即路慮臺糾察懼於黜免乃毀冠
改服變爲婦人與婢同載入請相王又先帝暴崩莫不

驚號而國寶覲然了無哀容方犯閤叩扉求行姦計欲詐爲遺詔矯弄神器彰暴于外莫不聞知讒疾二昆過於讎敵樹立私黨遍於府朝兵食資儲歛爲私積販官鬻爵威恣百城收聚不逞招集亡命輔國將軍王緒頑凶狂狡人理不齒同惡相成共竊名器自知禍惡已盈怨集人鬼規爲大逆蕩覆天下昔趙鞅興晉陽之甲夷君側之惡臣雖鴛劣敢忘斯義恭表至道子密欲討恭以元顯爲征虜將軍內外諸軍潛加嚴備而國寶惶懼不知所爲乃遣數百人戍竹里夜遇風雨各散而歸緒勸國寶殺王珣然後南征北伐弗聽反問計於珣旣而

懼懾遂上表解職尋復悔懼詐稱德宗復其本官道子旣不能拒恭等之兵亦欲因以委罪乃收國寶付廷尉殺之斬王緒於市以悅恭等司徒左長史王廞遭母喪居吳恭板行吳國內史廞乃徵發吳興諸郡兵國寶旣死王恭使廞反於喪廞謂因緣事際可大得志乃據吳郡遣子弟率衆擊恭以女爲真烈將軍亦置官屬領兵自衛恭遣司馬劉牢之討平之德宗譙王尚之兄弟復說道子以爲藩伯彊盛宰相權弱宜密樹置以自藩衛道子然之分遣腹心跨據形要由是內外騷動王恭深慮禍難復密要殷仲堪西中郎將庾楷廣州刺史桓玄

同會建業玄等響應恭抗表傳檄以江州刺史王愉司馬尚之爲事端仲堪遣龍驤將軍南郡相楊佺期舟師五千發江陵桓玄借兵於仲堪亦給五千人於是德宗戒嚴加道子黃鉞遣右將軍謝琰拒恭等元顯爲征討都督衆軍繼進前軍王珣領中軍府衆次于北郊以尚之爲豫州刺史率弟恢之允之西討楷等皆執白虎幡居前王恭遣劉牢之爲前鋒次于竹里初道子之謀恭也啗牢之以重賞牢之斬恭別帥顏延延弟强送二級於謝琰琰與牢之俱進襲恭恭奔於曲阿爲湖浦尉所執送建業尚之與庾楷子鴻戰于牛渚斬鴻前鋒將殷

萬鴻遁還歷陽尚之猶不敢濟桓玄佯期奄至橫江尚之等退恢之所領外軍皆沒玄等徑造石頭仲堪繼在蕪湖建業震駭遣子殺恭於倪塘桓玄等於是走還尋陽是年冬德宗遣使朝貢并乞師請討姚興二年夏德宗又遣使朝貢以元顯爲揚州刺史道子有疾元顯懼已弗得襲位故矯以自授而道子弗知旣瘳乃大怒以元顯已拜故弗復改於是內外政事一決元顯道子少而耽酒治日甚希至是無事俾晝作夜時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千兩輻湊東第門設雀羅矣元顯年少頓居權重僑奢淫暴於是遠近譏之初德宗新安

太守孫泰以左道惑衆被戮其兄子恩竄于海嶼妖黨從之至是轉衆攻上虞殺縣令衆百許人徑向山陰會稽內史王凝之事五十米道恩之來也弗先遣軍乃稽顙于道室跪而呪詭指麾空中若有處分者官屬勸其討恩疑之曰我已請大道出兵凡諸津要各有數萬人矣恩漸近乃聽遣軍比兵出恩已至矣戰敗疑之奔走再宿執之旬日恩衆數萬自號平東將軍逼人士爲官屬於是諸郡妖惑並殺守令而應之衆皆雲集吳國內史桓謙出奔吳興太守謝邈被害自德宗以來內外乖貳石頭以外皆專之於荆江自江以西則受命於豫州

京口暨于江北皆兖州刺史劉牢之等所制德宗政令所行唯三吳而已恩旣作亂八郡盡爲賊場及丹陽諸縣處處蜂起建業轉成蹙弱且妖惑之徒多潛都邑人情危懼恒慮大兵竊發於是衆軍戒嚴劉牢之共衛將軍謝琰討之賊等禁令不行肆意殺戮士庶死者不可勝計或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肯者輒支解之其虐如此驃騎長史王平之死未葬恩剖棺焚屍以其頭爲穢器牢之率軍討破之琰將至吳興賊徒遁走驅逼士庶奔于山陰諸妖亂之家婦女尤甚未得去者皆盛飾嬰兒投之于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復就汝

也賊既走散邑屋焚毀郭郭之中時見人跡經月乃漸有歸者謝琰留屯烏程遣其將高素助牢之牢之率衆軍濟江初孫恩聞八郡響應也告諸官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業既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據浙江不失作勾踐也尋知牢之已濟乃曰孤不恥走於是乃走緣道多遺珍寶牢之將士爭取之不得窮追恩復入於海初三吳困於虐亂皆企望牢之高素等既至放肆抄暴百姓咸怨毒失望焉孫恩在海妖衆轉復從之既破永嘉臨海復入山陰謝琰戰歿於是建業大震遣冠軍將軍東海太守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

廣陵相高雅之等東討恩吳興太守庾恒慮妖黨復發大行誅戮殺男女數千人孫恩復破高雅之於餘姚雅之走還山陰元顯自爲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十六州本官悉如故封子彥章爲東海王食吳興四萬餘戶清選友學臣寮吏兵一同宗國孫恩浮海奄至京口戰七十萬劉牢之隔在山陰衆軍懼不敢旋恩遂徑向建業德宗惶駭遽召豫州刺史司馬尚之于時中外驚擾而元顯置酒高會道子唯日祈于鍾山恩來漸近百姓恐懼尚之率精銳馳至徑屯積弩堂恩時沂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恩本以諸軍分散欲掩不備知尚

之尚在建業復聞牢之不還不敢上乃走向郁洲恩別帥盧循攻沒廣陵虜掠而去桓玄聞孫恩之逼也乃建牙戒嚴表求征討時恩去未遠玄表復至元顯等大懼急遣止玄庾楷密使自結於元顯說玄大失人情衆不爲用若朝廷遣軍已當內應元顯得書大喜遣張法順謀于劉牢之牢之同許焉於是徵兵裝艦將謀西討德宗改年曰元興以元顯爲大都督討玄玄軍至元顯不戰而敗父子並爲玄所殺後改年爲大亨天興六年十月德宗遣使朝京師德宗封桓玄爲楚王玄尋逼德宗手詔禪位德宗出居永安宮玄旣受禪封德宗爲南康

平固縣王居之尋陽天賜元年德宗在姑熟二月至尋陽其彭城内史劉裕殺玄徐州刺史桓脩與劉毅等舉兵討玄玄敗走尋陽攜德宗兄弟至於江陵又走荊州荊州別駕王康產南郡相王騰之迎德宗入南郡府桓玄死玄將桓振復襲江陵斬王康產及騰之將殺德宗玄揚州刺史新安王桓謙苦禁之乃止時盧循執德宗廣州刺史吳隱之自號平南將軍廣州刺史令其黨徐道覆據始興餘郡皆以親黨居之德宗復僭立於江陵改年義熙尚書陶夔迎德宗達于板橋大風暴起龍舟沈沒死者十餘人德宗發江陵至尋陽其益州刺史毛

璩參軍譙縱反攻涪城剋之遂以益州叛德宗德宗發
姑孰還建業六月太祖遣軍攻德宗鉅鹿太守賀申申
舉城降永興二年盧循復起於嶺南殺德宗江州刺史
何無忌於石城咸欲以德宗北走知循未下乃止裕令
撫軍劉毅討循敗於桑落洲步走而還裕黨孟昶諸葛
長民等勸裕擁德宗過江裕不從神瑞二年德宗遣廣
武將軍玄文石齊朝貢太宗初劉裕征姚泓三年太宗
遣長孫道生娥清破其將朱超石於石河擒騎將楊豐
斬首千七百餘級三年德宗死

弟德文僭立四年改年曰元熙五年德文禪位於裕裕

封德文爲零陵王德文后河南褚氏兄季之弟淡之雖
德文姻戚而盡心於裕德文每生男輒令方便殺焉或
誘內人密加毒害前後非一及德文被廢囚於秣陵宮
常懼見禍與褚氏共止一室慮有鳩毒自煮食於前六
年劉裕將殺之不欲遣人入內令淡之兄弟視褚氏褚
氏出別宮於是兵乃踰垣而入進藥於德文德文不肯
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人身乃以被掩殺之自齧之僭
江南至於德文之死君弱臣彊不相羈制賞罰號令皆
出權寵危亡廢奪釁故相尋所謂夷狄之有君不若諸
夏之亡也

竇李雄字仲雋蓋廩君之苗裔也其先居於巴西宕渠秦并天下爲黔中郡薄賦其民口出錢三十巴人謂賦爲竇因爲名焉後徙櫟陽祖慕魏東羌獵將慕有五子輔特庠流驤晉惠時關西擾亂頻歲大飢特兄弟率流民數萬家就穀漢中遂入巴蜀時晉益州刺史趙廞反叛特兄弟起兵誅之晉拜特宣威將軍長樂鄉侯流奮威將軍武陽侯流民間式等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流行鎮東將軍後與晉益州刺史羅尚相攻昭帝七年特自稱大將軍大都督號年建初戰敗爲尚所殺流代統兵事流字玄通自稱大都督大將軍流病將死以後事屬雄特少子也雄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十年僭稱成都王號年建興置百官時涪陵人范長生頗有術數雄篤信之勸雄即真十二年僭稱皇帝號大成改年爲晏平拜長生爲天地太師領丞相西山王又改年爲玉衡雄以中原喪亂乃頻遣使朝貢與穆帝請分天下雄捨其子而立兄盪第四子班爲太子烈帝六年雄死

班代統任雄子期殺班而自立

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改年爲玉恒驤子壽自涪城襲剋成都廢期爲邛都公期自殺

壽字武考初爲雄大將軍封建寧王以南中十二郡爲建寧國至斯徙封漢王旣廢期自立改年爲漢興又改號曰漢時建國元年也壽廣漢太守李乾與大臣謀欲廢壽壽懼令子廣與大臣盟於殿前壽聞鄴中殷實宮觀美麗石虎以殺罰御下控制邦域城鎮深用欣慕吏民有小過輒殺之以立威名又以郊甸未實城邑空虛工匠器械事用不足乃徙民三丁已上於成都興尚方御府發州都工巧以充之廣脩宮室引水入城務於奢侈百姓疲於使役民多嗟怨思亂者十室而九其尚書左僕射蔡興直言切諫壽以爲謗訕誅之其臣龔壯作

詩七首託言應璩以諷壽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話言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辭耳動慕漢武魏明政法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化自以勝之也及壽疾病見李期蔡興爲祟遂死子勢統任勢字子仁旣立改年爲太和遣使朝貢又改爲嘉寧勢弟漢王廣以勢無子請爲太弟勢不許廣欲襲勢勢使其太保李弈擊廣於涪城剋之貶爲臨邛侯廣尋自殺勢旣驕吝荒於酒色至殺人而取其妻又納李弈女爲后耽於淫樂不恤國事夷獠叛亂境土減削累年荒儉性多忌害誅殘大臣刑罰酷濫斥外父祖舊臣親任近

習左右小人因行威福脩飾室宇羣臣諫諍一無所納
又常居內少見公卿史官屢陳災譴乃加相國董皎大
都督以名位優之實望與分災青建國十年司馬聃將
桓温伐之勢降於温先是頻有怪異成都北鄉有人望
見女子避入草中徃視見物如人有身形頭目無手足
能動搖不能言廣漢馬生角各長寸半有馬駒一頭二
身六耳無目二陰一牝一牡又有驢無皮毛飲食數日
而死江南雨血地生毛江源又生草高七八尺華葉皆
赤子青如牛角涪陵民藥氏婦頭上生角長三寸凡三
截之李漢家春米米自臼中跳出斂舉箕中又跳出寫
置簞中童謠曰江橋頭闕下市成都北門十八子又曰
有客有客來侵門呵其氣欲索譙周二云我死後三十年
當有異人入蜀由之而亡蜀亡之歲去周亡三十二年
周又著讖曰廣漢城北有大賊曰流特攻難得歲在玄
宮自相剋卒如其言
史臣曰司馬叡之竄江表竊魁帥之名無君長之實蹈
天踏地畏首畏尾對之李雄各一方小盜其孫皓之不
若矣

列傳第八十四

魏書九十六

列傳第八十五

魏書九十七

島夷桓玄 海夷馮跋

島夷劉裕

島夷桓玄字敬道本譙國龍亢楚也僭晉大司馬溫之子溫愛之臨終命以為後年七歲襲封南郡公登國五年為司馬昌明太子洗馬玄志氣不倫欲為雄豪自許朝議以溫有陵虐之迹故抑玄兄弟出為義興太守不得志少時去職皇始初司馬德宗立其會稽王道子擅權信任尚書僕射王國寶為時所疾玄說荊州刺史殷仲堪令推德宗兗州刺史王恭為盟主以討國寶仲堪

從之會恭使亦上相逢於中路約同大舉並抗表起兵
尋平王國寶等天興初德宗以玄爲使持節督交廣二
州諸軍事建威將軍一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後王恭復
與德宗豫州刺史庾楷共起兵以討其江州刺史王愉
司馬尚之兄弟玄及龍驤將軍揚佺期荊州刺史殷仲
堪等率軍應恭玄等造於石頭於時德宗征虜將軍司
馬元顯一軍仍守石頭列舟艦斷淮口道子出軍將屯
中堂忽有馬驚軍中擾亂人馬赴江者甚衆良久乃定
玄等不知建業危弱且王恭尋敗玄甚惶懼乃回軍于
蔡洲王恭司馬劉牢之率北府軍來次新亭於是德宗

以桓脩爲荊州仲堪爲廣州玄爲江州佺期爲雍州刺
史郗恢爲尚書仲堪回師南旋乃使人徇于玄等軍曰
若不各散歸大軍至江陵當悉戮餘口仲堪偏將劉系
先領兵二千隸于佺期輒率衆而歸玄等大懼乃狼狽
而走庾楷亦棄衆奔于南軍玄並趣輕舟追仲堪至尋
陽而推玄爲盟主鎮於夏口德宗加玄都督荊州四郡
以玄兄西昌公偉爲輔國將軍南蠻校尉寵玄兄弟欲
以侵削荆雍先是荊州大水仲堪倉廩空竭玄乘其虛
而伐之先遣軍襲巴陵梁州刺史郭銓當之鎮路逢玄
玄遣銓爲前驅玄發夏口與仲堪書云今當入沔討除

佺期頓兵江口若相與無貳可殺楊廣若其不尔便當率軍入江別與桓偉書令克期爲內應偉惶遽以書示仲堪仲堪慰喻遣歸夜乃執之仲堪遣龍驤將軍殷邁振威將軍劉山民等統衆七千至西江口玄聞邁至復與其黨苻永道領帳下擊之邁等敗走玄頓巴陵收其兵而館其穀復破楊廣於夏口仲堪旣失巴陵之積又諸將皆敗江陵駭震城內大饑皆以胡麻爲廩初仲堪之得玄書也急召佺期佺期曰江陵無食何以待敵可來見就共守襄陽仲堪猶以全軍無緣棄城迸走甚憂佺期弗來乃給之曰北來收集已有儲矣可有數万人

百日糧佺期信之乃率步騎八千旣至仲堪惟以飯餉其軍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不過見仲堪使人於艦上橫射玄玄軍亦射之佺期乃退玄乃渡軍於馬頭命其諸軍進破殺仲堪殺楊廣佺期殷道護及仲堪參軍羅企生等德宗以玄爲持節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寧江八州及揚豫并八郡諸軍事後將軍荆江二州刺史玄大論功賞以長史卞範之領南郡相委以心膂之任乃斷上流禁商旅德宗下書曰豎子桓玄故大司馬不腆之息少懷狡惡長而不悛遂與王恭協同奸謀阻兵內侮三方雲集志在問鼎闕擬神器賴祖宗威靈宰傅神略

忠義奮發罪人斯殞玄等猖狂失圖回舟烏逝便宜乘
會殲除奸源于時同異之論用惑廟策遂使王憲廢撓
寵授非所猶冀玄當洗濯胷腑小懲大誡而狼心弗革
悖慢愈甚割據江湘擅威荆郢矯命稱制與奪在手又
對待中王謚放肆醜言欲縱凶毒陵陷上京無君之心
形於音翰不臣之迹日月彌著是可忍也孰不可懷宜
明九伐以寧西夏尚書今後將軍元顯可爲征討大都
督督十八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劉牢之
爲前鋒行征西將軍權領江州命司馬尚之入沔水玄
聞元顯處分甚駭懼欲保江陵長史卞範之說玄東下

玄甚狐疑範之苦勸玄乃留桓偉守江陵率軍東下至
夏口乃建牙傳檄曰案揚州刺史元顯凶暴之性自幼
加長犯禮毀教發蒙如備居喪無一日之哀衰經爲宵
征之服絃觴於殷憂之時窮色於罔極之日劫略王國
寶妓妾一朝空房此基惡之始駭愕視聽者矣相王有
疾情無悚懼幸災擅命揚州篡授遂乃父子同錄比肩
連案既專權重多行險暴恐相王知之杜絕視聽惡聲
無聞佞譽日至万機之重委之斯孽國典朝政紛紜淆
亂又諷旨尚書使普敬錄公錄公之位非盡敬之所苟
自尊貴遂悖朝禮又妖賊陵縱破軍殄民之後已爲都

督親則刺史於宜降之日輒加崇進弱冠之年古今莫
比宰相懲惡已獨解錄推禍委罰歸之有在自古僭逆
未有若斯之甚者取妾之僭始同六禮乃使尚書僕射
爲媒人長史爲迎客嬖媵饗餼賀同長秋所謂無君之
心觸事而發八日觀佛略人子女至人家宿唐突婦妾
慶封迄今甫見易室之飲晉靈以來忽有支解之刑喜
怒輕戮人士割裂治城之暴一睡而斬又以四歲孽子
興東海之封吳興殘暴之後橫復若斯之調妖賊之興
寔由此豎居喪極味孫泰供其膳在夜思遊亦孫泰延
其駕泰承其勢得行威福雖加誅戮所染旣多加之以

苦發樂屬枉濫者衆驅逐徙撥死叛殆盡改號元興以
爲已瑞莽之符命於斯尤著否極必亨天盈其毒不義
不昵勢必崩喪取亂侮亡寔在斯會三軍文武憤踊卽
路玄亦失荆楚人情而師出不順其兵雖彊慮弗爲用
恒有回師之計旣過尋陽不見東軍玄意乃定於是遂
鼓行而進徑至姑熟又克歷陽劉牢之遣子敬宣詣玄
請降玄大喜與敬宣置酒宴集玄至新亭元顯棄船退
入國子堂列陳宣陽門前元顯欲挾德宗出戰而軍中
相驚言玄已及南桁乃回軍赴宮旣至中堂一時崩散
元顯奔東府惟張法順一騎隨之玄乃爲侍中都督中

外諸軍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領徐州刺史持節荆江
二州公如故假黃鉞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置左右長
史從事中郎四人甲仗二百人入殿於是收道子付廷
尉免爲庶人徙于安城郡殺元顯并其子及豫州刺史
司馬尚之吏部郎袁遵張法順等又滅庾楷於豫章徙
尚之弟丹陽尹恢之輔國將軍允之及國寶王緒諸子
于交廣州以劉牢之爲會稽內史將欲解其兵也初敬
宣旣降隨入東府至是求歸玄與牢之受命乃遣之敬
宣旣至牢之知將不免欲襲玄衆皆離散乃於班瀆北
走縊於新洲傳首建鄴敬宣奔於江北玄白德宗大赦

改年爲大亨玄讓丞相荆江徐三州及錄尚書事乃改
授太尉都督中外揚州牧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綠綬
綬加袞冕之服劔履之禮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增班劍
六十人甲仗二百人入殿玄乃鎮姑熟旣而大築府第
田遊無度政令屢改僑侈肆欲朋黨翕習沮亂內外朝
政皆諮焉小事則決於左僕射桓謙及丹陽尹卞範之
玄大賦三吳富室以賑饑民猶不能濟也東郡旣由兵
掠因以饑饉死者甚衆三吳戶口減半會稽則十三四
臨海永嘉死散殆盡諸舊富室皆衣羅縠佩金玉相守
閉門而死亡玄自封豫章郡公食安成七千五百戶後封

桂陽郡公邑二千五百戶本封南郡如故既而鳩殺道
子玄削奪德宗供奉之具務盡約陋殆至饑寒雖殺逆
未至君臣之體盡矣進位大將軍加前後部羽葆鼓吹
奏事不名又表請自率諸軍命諸蕃方兵掃平關洛德
宗不許之玄本無資力但好爲大言既不辦行乃云奉
詔故止玄既無他處分先作征行服玩并制裝書畫之
具或諫曰今日之行必有征無戰輜重自足相運不煩
復有制造玄曰書畫服玩宜恒在左右且兵凶戰危脫
有意外當使輕而易運衆咸笑之玄所親仗惟桓偉而
已先欲徵還以自副貳偉既死玄甚懼初玄常以其

父王業垂成以已弱年不昌前構常懷恨憤及昌明死
便有四方之計既克建業無復居下之心及偉死慮一
已單危益欲速成大業卞範之之徒既慮事變且幸其
利咸共催促於是殷仲文等並已撰集策命矣德宗加
玄相國總百揆封南郡南平宜都天門零陵桂陽營陽
衡陽義陽建平十郡爲楚王備九錫之禮揚州牧領平
西將軍豫州刺史如故遣司徒王謐授相國印綬光祿
大夫武陵王司馬遵授楚王璽策德宗先遣百寮固請
又云當親幸敦喻十二月德宗禪位於玄大赦所部稱
永始元年初欲改年爲建始左丞王納之曰建始者晉

趙王倫之號也於是易爲永始復同王莽始貴之年玄
入建鄴宮逆風迅激旌旗服章儀飾一皆傾偃是月酷
寒此日尤甚多行苛政而時施小惠迎溫神主進于太
廟玄遊行無度至此不出殿上施金額流蘇絳帳頗類
轎車王莽仙蓋太廟郊齋皆二日而已又其廟祭不及
於祖以玄曾祖已上各位不顯故不列序且以王莽立
九廟見譏前史遂以一廟矯之又毀僭晉小廟以崇臺
榭其庶母悉嘗未有定所慢祖忘親時人知其不永是
月玄出遊水南飄風飛其儀蓋又欲造大輦使容二十
人坐以二百人輿之玄憍逸荒縱不恤時事奏案停積

了不省覽或親細事手注直官自用令史制度亂出主
司奉答不暇晨夜遊獵文武困乏直侍之官皆繫馬省
中休下之吏留供土木之役朝士勞瘁百姓力盡民之
思亂十室而八德宗彭城內史劉裕因是斬徐州刺史
桓脩於京口與沛國劉毅東海何無忌收衆濟江玄加
桓謙征討都督召侍官皆入止省中玄移還上宮百僚
步從赦揚豫徐兗青冀六州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
將軍皇甫敷北拒劉裕於江乘裕斬甫之進至羅落橋
又梟敷首玄外麤猛內惟怯及聞二將已沒志慮荒窘
計無所出日與巫術道士爲厭勝之法乃謂衆曰朕其

敗乎黃門郎曹靖對曰神怒民怨臣實憂懼玄曰民怨可然神何爲怒對曰移晉宗廟飄泊無所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諫玄使桓謙何澹之屯于東掖門下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又遣武衛庾曠之配以精卒利器援助謙等謙等大敗玄聲云赴戰將子姪出南掖門西至石頭先使殷仲文具船於津遂相與南走經日不得食左右進以麤粥咽不能下玄子昇五六歲抱玄曾而撫之玄悲不自勝玄挾德宗發尋陽至江陵西中郎將桓石康納之張幔屋止城南署置百

官以下範之爲尚書僕射殷仲文爲徐州其餘各顯用玄謂諸侍臣曰卿等並升清塗翼從朕躬都下竊位者方應謝罪軍門其見卿等入石頭無異雲霄中人也玄以奔敗之後懼法令不肅遂輕怒妄殺逾甚暴虐殷仲文諫之玄大怒曰漢高魏武幾遇敗但諸將失利耳以天文惡故還都舊楚而羣小愚惑妄生是非方當糾之以猛未宜施之以恩也荆江郡守以玄播越咸遣使通表有匪寧之辭玄悉不受乃更令所在表賀遷都玄在道自作起居注叙其拒劉裕事自謂筭略無失諸將違節度以至於敗不暇謀議軍事惟誦述寫傳之劉裕遣

其冠軍將軍劉毅發建鄴追之玄軍屢敗玄常裝輕舸於舫側故其兵人莫有鬪志玄乃棄衆而走餘軍以次崩散遂與德宗還江陵初玄留德宗妻子巴陵殷仲文與玄同舟乃說玄求別舫收集散軍遂以德宗妻歸于建鄴玄入江陵城南平太守馮該勸玄更戰玄欲出漢中投梁州刺史栢希夜中處分將發城內已亂禁令不行將親近腹心百許人出城北至城門左右卽於閭中斫玄面前後相殺交橫盈路玄僅得至船德宗入南郡府玄旣下船猶欲走漢中玄屯騎校尉毛脩之誘以入蜀遂與石康等泝江而上達枚回洲爲益州參軍費恬

等迎射之箭如雨下玄中流矢子昇輒拔之益州督護馮遷抽刃而登玄艦玄曰是何人也敢殺天子遷曰我自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玄首并石康等斬昇于江陵市傳送玄首梟于朱雀門玄旣敗桓謙匿於沮中桓振逃于華容之浦陰聚黨數千人晨襲江陵克之桓謙亦聚衆而出振旣至問玄子昇所在知昇已死欲殺德宗謙苦禁之於是爲玄舉哀謚爲武悼皇帝謙率群官復立德宗振自爲都督八州鎮軍將軍荊州刺史謙復本職又加江豫二州刺史後德宗益州刺史毛璩殺桓希於漢中桓振寇江陵爲唐興所斬其餘親從或當時擒

獲或奔散外境數年之間並敗滅之

海夷馮跋字文起小名乞直伐本出長樂信都慕容永
僭號長子以跋父安爲將永爲垂所滅安東徙昌黎家
于長谷跋飲酒至一石不亂母弟素弗次丕次洪皆任
俠放逸不修行業跋恭慎勤稼穡既家昌黎遂同夷俗
後慕容熙僭號以跋爲殿中左監稍遷衛中郎將後坐
事逃亡旣而熙政殘虐民不堪命跋乃與從兄萬泥等
二十三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
於孫護之室以誅熙乃立夕陽公高雲爲主以跋爲侍
中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武邑公事皆決跋兄

弟太宗初雲爲左右所殺跋乃自立爲燕王置百官號
年太平于時永興元年也跋撫納契丹等諸落頗來附
之太宗遣謁者于什門喻之爲跋所留語在什門傳泰
常三年和龍城有赤氣蔽日自寅至申跋太史令張穆
以爲兵氣言於跋曰大魏威制六合而聘使隔絕自古
鄰國未有不通之理違義致忿取敗之道恐大軍卒至
必致吞滅宜還魏使奉脩職貢跋不從太宗詔征東大
將軍長孫道生率衆二萬討之跋嬰城固守不克而還
神麌二年跋有疾其長子永先死立次子翼爲世子攝
國事勒兵以備非常跋妾宋氏規立其子受居深忌翼

謂之曰主上疾將瘳奈何代父臨國乎翼遂還宋氏矯絕內外遣闈人傳問翼及跋諸子大臣並不得省疾惟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跋疾甚福慮宋氏將成其計乃言於跋弟文通勒兵而入跋驚怖而死文通襲位翼勒兵出戰不利遂死跋有男百餘人悉爲文通所殺

文通跋之少弟也本名犯顯祖廟諱高雲僭號以爲征東大將軍領中領軍封汲郡公跋立爲尚書左僕射改封中山仍爲領軍內掌禁衛外總朝政歷位司徒及自立乃與劉義隆交通延和元年世祖親討之文通嬰城

固守文通營丘遼東成周樂良帶方玄菟六郡皆降世祖徙其二萬餘戶于幽州文通尚書郭淵勸其歸誠進女乞爲附庸保守宗廟文通曰負釁在前忿形已露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所適也先是文通廢其元妻王氏黜世子崇令鎮肥如以後妻慕容氏子王仁爲世子崇母弟廣平公朗樂陵公邈相謂曰大運有在家國已亡又慕容之譖禍將至矣於是遂出奔遼西勸崇來降崇納之會世祖使給事中王德休示成敗崇遣邈入朝世祖遣兼鴻臚李繼持節拜崇假節侍中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幽平二州

牧封遼西王錄其國尚書事食遼西十郡承制假授文官尚書刺史武官征虜已下文通遣其將封羽率衆圍崇世祖詔永昌王健督諸軍救之封羽又以九城降徙其三千餘家而還文通遣其尚書高顯請罪乞以季女充掖庭世祖許之徵其子王仁入朝文通不遣其散騎常侍劉訓言於文通曰雖結婚和通而未遣侍子魏若大舉將有危亡之慮夫以重山之隘劉禪銜璧長江之難孫皓歸命况魏彊於晉氏燕弱於吳蜀願時遣世子以恭大國之命然後收離集散厚布恩澤分賑倉廩以濟民乏勸督農桑以邀秋稔庶大業危而更安社稷可

以永保文通大怒殺之世祖又詔樂平王不等討之日就感削上下危懼文通太常陽嶠復勸文通請罪乞降速令王仁入侍文通曰吾未忍爲此若事不幸且欲東次高麗以圖後舉嶠曰魏以天下之衆擊一隅之地以臣愚見勢必土崩且高麗夷狄難以信期始雖相親終恐爲變若不早裁悔無及也文通不聽乃密求迎於高麗太延二年高麗遣將葛盧等率衆迎之入和龍城脫其敝褐取文通精仗以賦其衆文通乃擁其城內士女入於高麗先是其國有狼夜繞城羣嗥如是終歲又有鼠集於城西闔滿數里西行至水則在前者銜馬矢迭

相齧尾而渡宿軍地然一旬而滅觸地生蛆月餘乃止
和龍城生白毛長一尺二寸文通至遼東高麗遣使勞
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文通慙怒稱制
荅讓之高麗乃處之於平郭尋徙北豐文通素侮高麗
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其侍人質任王仁文通
忿怨之謀將南奔世祖又徵文通於高麗高麗乃殺之
於北豐子孫同時死者十餘人文通子朗邈朗子熙在
外戚傳

島夷劉裕字德輿晉陵丹徒人也其先不知所出自云
本彭城彭城人或云本姓項改爲劉氏然亦莫可尋也

故其與叢亭安上諸劉了無宗次裕家本寒微任在京
口恒以賣履爲業意氣楚刺僅識文字樛蒲傾產爲時
賤薄嘗負驃騎諮議刁逵社錢三萬經時不還逵以其
無行錄而徵責驃騎長史王謚以錢代還事方得了落
魄不脩廉隅天興二年僭晉司馬德宗遣其輔國將軍
劉牢之東討孫恩裕應募始爲牢之參軍恩北寇海鹽
裕追勝之以功稍遷建武將軍下邳太守劉牢之討桓
玄裕參其軍事牢之降裕爲玄從兄桓脩中兵參軍孫
恩死餘衆推恩妹夫盧循爲主玄遣裕征之裕破循于
東陽永嘉循浮海奔逸加裕彭城内史及桓玄廢德宗

而自立裕與弟道規劉毅何無忌潛謀舉兵桓脩弟思祖鎮廣陵道規劉毅先爲之佐天賜初裕與何無忌等旦候城門開率衆斬玄徐州刺史桓脩於京口其日劉毅道規等亦斬思祖因收衆濟江河內太守辛扈興桓農大守王元德振威將軍僅厚之亦率兵尅是日取玄毅兄邁時在建業毅遣周安要之邁懼而告玄玄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拒裕率衆宿于竹里遇甫之於江乘裕執長刀直入其陳斬甫之進至羅落橋又斬敷首玄使桓謙屯東陵下範之屯覆舟山西裕又破之玄大懼乃攜子姪浮江南走裕入鎮石頭以

德宗司徒王謐爲錄尚書領揚州刺史立留臺總百官裕爲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鎮軍將軍徐州刺史令道規等率衆追玄裕因是相署名位遣尚書王劼等迎德宗燔桓温神主于宣陽門外尋殺尚書左僕射王愉及其子綏納等裕以司馬遵爲大將軍承制入居東宮公卿以下莫不畢拜乃大赦惟玄等不在例是夜司徒王謐逃走劉毅以其手解德宗璽綬宜誅之裕以其償錢之惠固請免之乃遣丹陽尹孟昶迎焉無忌道規至于桑落洲破桓玄諸將進據尋陽加裕都督江州劉毅復敗桓玄於崢嶸洲玄乃棄衆單舸奔走

挾德宗奔于江陵裕領青州刺史甲仗百人入殿毅等
平巴陵德宗復位於江陵改年曰義熙及還建業裕進
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飾讓不受加錄尚書
事又詐不受乃出鎮丹徒改授都督十六州餘如故又
領兗州乃解青州盧循破廣州裕仍以循爲廣州刺史
其黨琅邪人徐道覆爲始興相裕又都督交廣二州又
封裕豫章郡公邑萬戶絹三萬匹加侍中進號驃騎將
軍儀同三司又進裕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居於東府裕
遣劉敬宣伐蜀爲譙道福所敗乃免敬宣官裕自降爲
中軍將軍開府如故永興初慕容超大掠淮北執德宗

陽平太守劉千載濟南太守趙元驅掠千餘家而歸裕
乃伐超遂屠廣固執超斬其王公以下三千人納口萬
餘馬二千匹夷其城隍送超于建業斬之裕是行也徐
道覆勸盧循令乘虛而出循從之於是南康廬陵豫章
諸郡守皆奔走江州刺史何無忌率軍至豫章戰歿于
時羣議欲令德宗北徙渡江循遂寇湘中破劉道規於
長沙敗劉毅於桑落洲席卷而下裕將孟昶諸葛長民
勸裕擁德宗過江裕不從昶謂事必不濟乃自殺裕發
居人治石頭城道覆等至卽欲攻新亭白石渚焚舟而
上盧循曰大軍未至孟昶便逆自殺以此而推建業尋

應有變但按甲守之不憂不濟也乃屯軍於蔡洲循乃率衆數萬上南岸至于丹陽郡遂遣焚京口金城姑熟寇掠塗中及江寧蕪湖循以阮賜爲豫州刺史裕中軍參軍尚靖宣城內史毛脩之破賜於姑孰獲其輜重賜乃退又加裕太尉中書監黃鉞裕受黃鉞盧循旣不戰乃告道覆曰師老矣可還據尋陽并力取荊州徐以三分有二之勢與下流爭衡猶可以濟也乃自蔡洲南退裕遣輔國將軍王仲德等追之裕又遣建威將軍孫季高率衆自海道襲番禺裕自以舟師南伐季高乘海兼行番禺番禺循不以海道爲防旣至而覺衆乃大驚季

高悉力而上四面攻之仍屠其城盧循父嘏及長史孫建之並以輕舟奔始興循與道覆率衆而下裕衆軍擊之循等還尋陽循欲遁於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諸軍乘勝而擊之循單舸徑還廣州道覆還始興裕還爲大將軍揚州牧班劔二十人本官如故徐道覆至始興猶據山澗劉蕃等攻之道覆先鳩妻子然後自殺盧循至番禺收衆攻季高劉蕃遣沈田子討之循奔走餘衆從嶺道襲合浦克之進攻交阯交州刺史杜惠度屢戰克捷循投水而死裕自爲太尉中書監裕殺尚書左僕射謝混兗州刺史劉蕃裕旣權重便懷異志以荊州刺

史劉毅頗有勇略又據上流之所心畏惡之遂自討毅遣參軍王鎮惡等襲江陵鎮惡至豫章口焚毅舟艦毅兵逆戰不能抗鎮惡馳入外城于時毅病乃阻內城鎮惡焚諸門攻之其徒乃潰毅自北門出走縊于道側斬屍於市誅其子姪裕至江陵誅南蠻校尉郗僧施衛軍諮議謝邵等裕本寒微不參士伍及擅時政便肆意殺戮以威懼下初以刀達縛之之怨誅其兄弟又以王愉謝混郗僧施之徒並皆時望遂悉害之分荊州爲湘州裕自總督裕還於東府召諸葛長民屏人閑語密令壯士丁旡等出自幔後於座拉之長民墜地死於牀側亦

以才雄見忌也荊州刺史司馬休之頗得衆心裕內懷忌憚神麴二年率衆討之遣龍驤將軍蒯恩等爲前軍裕進領荊州刺史加黃鉞雍州刺史魯宗之率其子軌會休之于江陵軌等軍敗乃與休之俱奔襄陽裕自領南蠻校尉休之等奔姚興裕爲太傅揚州牧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餘如故裕又領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增督南秦州尋督中外諸軍事裕志傾僭晉若不外立功名恐人望不許乃西伐姚泓自領征西將軍司豫二州刺史尋領北雍州刺史加前後部羽葆鼓吹增班劔爲四十人子

義符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給鼓吹一部左僕射
劉穆之爲左僕射領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
內外穆之謂龍驤將軍王鎮惡曰公今委卿以關中卿
其勉之鎮惡曰吾今不克咸陽誓不濟江而公九錫不
至者亦卿之責矣裕率衆軍至彭城加鎮北將軍徐州
刺史遣中兵參軍沈林子自汴入河冠軍檀道濟與王
鎮惡步出淮肥裕將王仲德汎濟入河德宗封裕十郡
爲宋公加相國九錫僭擬魏晉故事王鎮惡進至宜陽
獨取潼關沈林子自襄邑屯于陝城姚泓諸將不能抗
始裕入河西上太宗遣將軍娥清長孫嵩等屯於河畔

裕遣朱超石劉榮祖等渡河長孫道生破之擒斬其將
楊豐等裕遣將軍王仲德趙倫之率沈田子等入武關
屯軍青泥沈林子由秦嶺會田子於堯柳城姚泓率衆
數萬不戰而還裕至關頭鎮惡至渭橋破泓軍於橫門
裕至長安執姚泓以歸斬于建業市裕以其子義真爲
雍州刺史鎮咸陽進裕爲宋王增十郡置百官一擬舊
制裕還彭城赫連屈丐掠渭陽義真遣沈田子率軍討
之田子退軍陘上鎮惡往就田子議之田子斬鎮惡於
幕下又殺其兄弟羣從七人田子馳還云鎮惡有異志
義真長史王脩執而斬之義真與左右多爲不法王脩

每裁割之左右咸怨白義真曰王脩以關中阻險兵食
又足欲謀反叛宜早圖之義真遂遣左右殺脩裕聞之
以朱齡石爲雍州刺史義真發自長安將走江東諸將
競收財貨次於灞上赫連昌率衆追之既至青泥義真
大敗蒯恩與安西司馬毛脩之並被擒獲參軍段橫各
犯高祖廟諱單馬負義真走歸朱齡石亦棄長安奔就
龍驤將軍王敬先于曹公故壘既而城陷被執見殺德
宗死裕立德宗弟德文裕又自增十郡裕遣司馬傅亮
赴建業令徵已入輔德文禪其位遂自號爲宋改年爲
永初時泰常五年也裕既僭立頻請和通太宗許之六

年裕遣其中軍將軍沈範索季孫等朝貢七年五月裕死
子義符僭立太宗以其禮敬不足遣山陽公奚斤等率
步騎二萬於滑臺渡河南討義符司州刺史毛德祖遣
司馬翟廣領步騎三千來拒司空奚斤以千餘騎徇陳
留太守嚴稜率衆降仍攻滑臺其東郡太守王景度奔
走斬其司馬陽瓚德祖又遣其將竇應明攻輜重于石
濟奚斤於土樓大破廣等乘勝徑至虎牢義符遣其將
杜垣等與徐州刺史王仲德次湖陸太宗詔安平公叔
孫建等軍於泗濱口義符兗州刺史徐琰委尹卯城奔
退於是泰山諸郡悉棄戍而走太宗詔蒼梧子公孫表

等復攻虎牢義符遣將檀道濟率師赴救八年義符改
年爲景平奚斤進攻金墉義符河南太守王洵之出奔
太宗南巡至鄴奚斤自金墉還圍虎牢太宗又詔安平
公叔孫建等東擊青州其刺史竺夔守東陽城濟南太
守垣苗自梁鄒奔夔奚斤分軍攻潁川太守李元德奔
還項城斤又遣騎破高平郡所統五縣略居人二千餘
家叔孫建以時暑班師檀道濟王仲德向青州遂不敢
進太宗至虎牢因幸洛陽乃北渡河斤克虎牢擒德祖
及其滎陽太守翟廣廣武將軍竇霸等義符豫州刺史
劉粹屯項城不敢進斤遣步騎至許昌潁川太守索元
德奔項城遂圍汝陽太守王公度突圍而出仍破邵陵
掠萬餘口而還始光初義符司空徐羨之尚書令傅亮
領軍謝晦等專其朝政收其廬陵王義真徙于新安郡
殺之義符昏暴失德羨之等勒兵入殿時義符在華林
舟中兵士競進殺其侍者扶義符出東閣廢爲營陽王
遂徙于吳郡於金昌亭殺之

亮等立義符弟荊州刺史義隆號年元嘉遣使趙道生
朝貢二年徐羨之傅亮等歸政於義隆不許三年義隆
信其侍中王華之言誅羨之傅亮遣其將檀道濟等討
荊州刺史謝晦晦率衆東下謀廢義隆以討王華爲辭

破義隆將到彥之及聞道濟將至晦衆崩散晦走江陵
乃攜其弟遁等北走至安陸延頭爲戍王光順之所執
斬于建業八月義隆使其殿中將軍吉恒朝貢神麩二
年又遣殿中將軍孫橫之朝貢二年又遣殿中將軍田
奇朝貢尋遣其右將軍到彥之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
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驍騎將軍段橫寇虎牢又遣其
豫州刺史劉德武後將軍長沙王義欣至彭城爲後繼
到彥之寇碣磈分軍向虎牢及洛陽世祖詔河南諸軍
收衆北渡以驕之尋詔冠軍將軍安頡等率衆自盟津
渡攻金墉義隆建武將軍杜驥出奔遂乘勝進攻虎牢

啗之斬其司州刺史尹冲叔孫建大破竺靈秀追至湖
陸四年頡攻滑臺彥之與王仲德等焚舟棄甲走歸彭
城義隆又遣檀道濟救滑臺叔孫建長孫道生擊之道
濟至高梁山頡等攻剋滑臺擒其司徒從事中郎朱脩
之等道濟走奔歷城夜乃遁還義隆青州刺史蕭思話
亦棄鎮奔于平昌其東陽積粟爲百姓所焚延和元年
五月義隆又遣趙道生朝貢二年二月詔兼散騎常侍
宋宣使於義隆且爲皇太子結親九月義隆遣趙道生
貢馴象一太延二年三月義隆遣使會元紹朝貢義隆
忌其司空檀道濟遂誅之道濟臨死脫幘投地曰乃復

壞汝萬里長城三年三月義隆遣其散騎常侍劉熙伯朝貢且論納幣六月義隆女死不果爲婚五年十一月義隆遣黃延年獻馴象真君初義隆徙其弟大將軍義康於豫章二年其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義隆埋義康義隆大怒收育殺之四月義隆遣使黃延年朝貢十二月義隆又遣黃延年朝貢是歲義隆梁州刺史劉真道將裴方明攻擊楊難當難當捨仇池將妻子來奔三年世祖詔琅邪王司馬楚之等討之西安將軍古弼平西將軍元濟等邀義隆秦州刺史胡崇之於濁水破擒之餘衆奔漢中義隆立難當兄子文德爲秦州刺史武都王戌茄蘆弼等討平之義隆遂殺真道方明五年義隆復遣使朝貢六年其員外散騎侍郎孔熙先以才學而不見用太子詹事范曄以家門淫汙爲世所薄與熙先及外生謝綜謀殺義隆立其弟前大將軍義康丹陽尹徐湛之告之乃誅曄等徙義康於安成郡御史監守七年詔諸軍掠濟陰金鄉等七縣并驅其青冀二州民戶而還北地人蓋吳聚衆反義隆以吳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封北地公規亂雍州詔諸軍討平之義隆好行小計扇動邊民內起山苑窮侈極麗役使百姓江苦之九年正月義隆遣使獻孔雀十一年二月世祖欲獵於

雲夢發使告義隆勿相猜阻義隆請奉詔世祖南巡義隆邊城閉門拒守世祖忿之乃攻懸瓠分遣使者安慰降民其不服者誅戮之義隆汝南南頓汝陽潁川太守並棄城奔走義隆安北將軍武陵王駿遣參軍劉泰之臧肇之殿中將軍尹懷義程天祚等以千餘騎至汝陽永昌王位擊破之斬泰之肇之執天祚等義隆又遣寧朔將軍王玄謨率其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鎮軍諮議參軍申坦等入河青冀二州刺史蕭斌及駿水陸並進太子左衛率臧質統驍騎將軍王方回安蠻司馬劉康祖右軍參軍梁坦造許洛右將軍豫州刺史南平王鐸

太尉江夏王義恭爲諸軍節度梁南秦二州刺史劉秀之統輔國將軍楊文德宣威將軍劉洪宗向汧隴護軍將軍蕭思話部龍驤將軍杜坦竟陵太守劉德願向武關義隆令王公妃主及其朝士牧守下逮富人通出私財以助軍費士庶怨之南兗及青冀兗豫三吳簡發以配戎行揚南徐兗江州富民並四分之一建威司馬申元吉趣泗瀆蕭斌至碭礪王玄謨遣軍主王寶惠攻滑臺右軍蕭鐸遣中兵參軍梁坦等進軍小索世祖詔諸軍援滑臺大敗王寶惠等王玄謨走還碭礪蕭斌遣申坦與梁坦垣護之據兩當城斌退還歷下及車駕渡河

梁坦退走棄甲山積車駕發滑臺過碣磔義隆又遣雍州刺史竟陵王誕率其將薛安都柳元景等入盧氏進攻弘農詔洛州刺史張提率衆度嶠蒲城鎮將何難於風陵堆濟河秦州刺史杜道生至閔鄉元景退走十一月車駕從東安山出下邳義隆鄒山戍主魯陽陽平二郡太守崔邪利降楚王建南康侯杜道雋進軍清西至留城義隆鎮軍劉駿參軍馬文恭至蕭城軍主嵇玄敬至留城並爲覘候見官軍俱時退走永昌王仁攻懸瓠拔之獲義隆守將趙淮過定項城破尉武戍執其戍主進攻壽陽屯兵於孫叔敖家掠馬頭鍾離二郡義隆遣

左軍將軍劉康祖赴壽陽與仁相遇仁大破之盡坑其衆斬康祖傳首示壽春獲其將胡盛之王羅漢等以所斬首使軍士曳之遶城三匝積之城西高與城齊劉鑠乃焚四郭廬舍嬰城固守車駕至盱眙淮泗義隆遣輔國將軍臧質率師至盱眙頓軍城北六軍於上流濟淮質遣司馬胡崇之等率所領於山上立營建威將軍毛熙祚據城前大浦詔攻二軍斬崇之熙祚等及佗首數千級衆悉赴水死淮南之民皆詣軍降高梁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於壽陽出橫江凡所經過莫不風靡車駕登於瓜步伐葦紆筏示欲渡江義隆大懼欲走吳會建

業士女咸荷檐而立義隆遣黃延年朝於行宮獻白牢
貢其方物并請和求進女於皇孫世祖以師婚非禮許
和而不許婚初義隆欲遣軍侵境其臣江湛徐湛之贊
成其事而義隆太子劭與蕭思話沈慶之謂義隆曰昔
檀道濟到彥之無利而反今將帥士衆不及於前不可
輕動兵甲時湛等任坐義隆使與慶之謀議慶之曰治
國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
生輩謀之事何由濟義隆大笑遂不納慶之言至是登
石頭城樓而望甚有憂色歎曰若檀道濟在豈應至此
劭乃委罪於江徐義隆曰此自吾意不問一人也正平

元年正月世祖饗會於瓜步既許和好詔班師其江北
之民歸降者數十萬計凡克南兗豫徐兗青冀六州其
軍鋒殺掠不可勝筭時義隆江北蕭條境內搔擾義隆
慮義康爲亂遣使殺之葬以侯禮義隆慙恚歸罪於下
降義恭爲儀同三司蕭斌王玄謨並免所居職十月義
隆遣其將軍孫蓋等朝貢興安九年義隆遣撫軍將軍
蕭思話率其將張永等攻碣磔詔諸軍擊破之永等退
走思話遣建武將軍垣護之至梁山逆軍尚書韓茂率
騎逆擊之思話退還麋溝義隆又遣雍州刺史臧質向
嶠陝梁州刺史劉秀之輔國將軍楊文德出子午豫州

刺史長孫蘭遣騎之秀之等僅以身免臧質柳元景薛安都等至關城並相繼敗走是年義隆太子劭及始興王休明令女巫嚴道育呪詛義隆事發義隆憤愧自失廢於政事乃議黜劭殺休明屢召尚書僕射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侍中王僧綽等謀議僧綽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惟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義隆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不可不殷勤三思義康始死人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又云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易於裁弟難於廢子義隆默然休明母潘有寵於義隆義隆以

廢立之謀告之潘請赦弗許遂告休明休明馳報劭劭知己當廢遂夜召左右隊主陳叔兒詹齋帥張超之任建之等總二千餘人被甲自衛又召左衛率表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又呼左軍長史蕭斌劭曰朝廷信讒當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明當入殿卿等必不得異乃遍拜告哀衆皆驚不得荅表淑良久曰自古無此類願加善思劭怒變色於是左右咸云伏聽令旨明晨斬淑劭守萬春門乃告門者曰我受敕入有所收可助我督後隊令速劭又詐義隆敕云魯秀謀反汝明可守關將兵入討也故士卒信之超之等率十

餘人走入雲龍門拔刃徑登含章殿義隆夜與徐湛之
屏人閑語時猶未訖門戶並無侍衛義隆迫急以几自
障兵刃交下五指俱落超之斬義隆徐湛之爲亂兵所
害劭分遣掩江湛之斬之休明時在西州來屯中堂劭
又使兵殺休明母是日劭登殿受璽綬下書曰徐湛之
江湛殺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號惋崩屣心肝
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卜世靈祚永享無窮思與
億兆覃茲更始可大赦天下改元嘉三十年爲太初元
年劭弟駿時爲江州刺史先以西陽蠻反義隆令東宮
步兵校尉沈慶之襄陽太守柳元景司空中兵參軍宗

慤並討之駿出次五洲斬劭使於軍門司徒義宣雍州
刺史臧質司州刺史魯爽同舉兵駿以沈慶之柳元景
宗慤爲前軍駿諮議參軍顏竣專主軍謀劭葬義隆託
疾不出臧質子敦逃走劭乃悉聚諸王及大臣徙入城
內移南岸百姓渡淮貴賤皆被驅逼建業淆亂駿等發
尋陽檄至劭乃移駿數子於侍中省義宣諸男於大倉
屋以兵守之使其將魯秀王羅漢等爲水陸之備休明
反蕭斌爲之謀王焚除淮中船舶駿至南州頓漂洲令
柳元景等擊劭劭衆崩潰奔走還宮義恭單馬奔駿勸
卽位劭大怒遣休明就西省殺義恭子南豐王朗等十

二人

駿乃僭卽大位于新亭於是擒劭休明並梟首大桁暴屍於市經日壞爛投之水中男女妃妾一皆從戮時人爲之語曰遙望建康城小江逆流縈前見子殺父後見弟殺兄興光元年駿改年曰孝建其中軍府錄事參軍周殷啓駿曰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產八家而五其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饑寒不相恤忌疾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易其風俗弊如此駿不能革滅質遣使說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曰有大才負大功挾震主威自古尠有全者宜在人

前早有處分義宣使要豫州刺史魯爽兖州刺史徐遺寶司州刺史魯秀等剋秋起兵爽時昏醉卽日便戴黃標稱建平元年板義宣爲天子遣信至建業迎弟瑜由是駿知爽反惶懼欲遣迎義宣其竟陵王誕執議不許乃遣左衛將軍王玄謨率衆討爽領軍將軍柳元景鎮軍將軍沈慶之討義宣滅質下戍大雷馳報義宣抗表以誅元景爲名遣軍就質使爽與質會于江上玄謨屯兵梁山義宣率衆至尋陽與質俱下雍州刺史朱脩之不從義宣滅質進計曰今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人守梁山玄謨必不敢動下官浮舟外江直向石頭此

上策也義宣將從之其諮議劉諶之曰質不求前驅凶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事克然後長驅萬安之計也義宣乃止義宣遣劉諶之就質步攻東壘義宣進自蕪湖赴梁山屯兵西岸玄謨拒質駿將軍護之薛安都又摧破之義宣衆潰因風放火焚其舟艦義宣閉船大泣因而迸逸走至江陵荊州司馬竺超民具儀服迎之左右相率潰叛超民送付刺姦朱脩之於獄殺之太安二年駿改年爲大明駿於新亭造中興佛寺設齋忽有一僧形貌有異衆皆愕然問其名荅云名惠明從天安寺來言竟倏然而滅乃改爲天安寺至天安初而彭城歸

國四年駿遣其將殷孝祖寇濟州高宗遣清水公封敕文等擊走之又詔征西將軍支豹子擊孝祖於清東五年豹子還遂掠地至高平大獲而還駿以其南兖州刺史竟陵王誕得士庶之心內畏忌之誕不自安乃治城多聚糧仗駿大怒貶誕爵爲侯遣兖州刺史垣閔給事中戴明寶討之誕遣衆出戰斬垣閔誕表駿曰往年元凶禍逆陛下入討臣背凶赴順可謂常節及丞相構難滅曾協從朝野怵忽咸懷憂懼陛下欲建百官羽儀星馳推奉臣前後固執末方賜從社稷獲全是誰之力陛下接遇殷勤屢加崇寵驃騎揚州旬月移授恩秩頻煩

復賜徐兗仰屈皇輿遠相餞送臣一遇之感此何以忘
庶希借老永相娛慰豈謂陛下信用讒言遂令小人來
相掩襲不任枉酷卽加誅揃雀鼠貪生仰違詔敕今親
勒部曲鎮扞徐兗昔緣何福同生皇家今有何罪便成
胡越陵鋒奮戈萬沒豈顧定蕩之期異在旦夕右軍宣
簡爰及武昌皆以無罪並遇枉酷臣有何過復致於此
陛下官闈之醜豈可一二臨紙悲塞不止所言駿以沈
慶之前軍討之親勞軍人賜以金帛慶之軍敗退傷者
十四五駿大怒將自往久乃拔之斬誕傳首誕母殷妻
徐並自殺城內誅者數千人或先鞭殺而行戮並移首

於石頭南岸以爲京觀至於風晨雨夜輒聞哀號之響
駿淫亂無度蒸其母路氏穢汙之聲布於歐越東揚州
刺史顏竣恃舊每戲弄之駿慙怒殺竣和平元年七月
駿使其散騎常侍明僧勗朝貢二年三月又使其散騎
常侍尹顯朝貢駿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謀將除駿參
軍尹玄慶斬休茂是歲凡諸郡士族婚宦點雜者悉黜
爲將吏而人情驚怨並不服役逃竄山湖聚爲寇盜侍
中沈懷文苦諫不納三年三月駿使其散騎常侍嚴靈
護朝貢以沈懷文數直諫付廷尉殺之駿寵姬殷死贈
貴妃益曰宣及葬龍山給鑾輅九旒黃屋左纛羽葆鼓

吹班劔虎賁龍輻之麗功妙萬端山池雲鳳之屬皆裝以衆寶繡帷珠帶重鈴疊眊儀服之盛古今尠有駿自殷死常懷悲惻神情罔罔廢棄政事或親至殷靈牀酌奠酒飲之旣而慟哭流連不能自反其耽惛若此四年獵于烏江之榜口又游湖縣之滿山並與母同行宣淫肆意五年三吳大饑人食草木皮葉親屬互相販鬻劫掠蜂起死者不可勝數是年駿死

子子業立性尤凶悖其母疾篤遣呼子業子業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其母怒語侍者曰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如馨兒六年改爲永光以奄人華願兒爲散騎常侍

遊止必同越騎校尉戴法興屢相裁割願兒深以爲隙或謂法興爲真天子子業爲膺天子願兒具以聞子業乃殺法興驃騎將軍柳元景尚書左僕射顏師伯欲廢子業立大宰義恭以告沈慶之慶之告子業子業出兵誅義恭遂剗剔支體抽裂心藏挑其眼睛投之蜜中謂之鬼目粽又殺柳元景顏師伯并諸子及弟姪乃改年爲景和子業除去喪禮服錦縠之衣以石頭城爲長樂宮東城爲未央宮北邸爲建章宮南宅爲長楊宮子業自以昔在東宮不爲駿所愛及卽位常欲毀其墓乃遣發駿所寵殷氏冢殷死駿爲之造新安寺於是壞之復

欲誅諸遠近尼僧遣使殺其新安王子鸞臨死歎曰惟願後身不復生天王家義恭既誅徐州刺史義陽王昶大懼遣典籤遽法生啓求還建業子業謂法生曰義陽謀反我正欲誅之法生懼禍走還彭城子業遣沈慶之率師伐昶法生至彭城昶便繕甲諸郡不從昶知事不捷遂來奔子業淫其姑稱爲謝氏爲貴嬪夫人加以殊禮虎賁劔戟出警入蹕鸞輅龍旂在貴妃之上卽義隆第十女其新蔡長公主也子業矯云主喪空設喪事而實納之時其姊山陰王大見愛狎淫恣過度謂子業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百數而妾

惟一駙馬事不均平乃可如此子業爲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進爵會稽郡長公主秩同郡王食湯沐邑二千戶給鼓吹一部加班劔二十人每出遊與群臣陪乘吏部褚淵以有風貌子業使淵侍王子業皆令廟別畫其祖父形像曾入裕廟指裕像曰此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次入義隆廟指義隆像曰此渠亦不惡但暮年中不免兒斫去頭次入其父駿廟指駿像曰此渠大好色不擇尊卑顧謂左右曰渠大齷鼻如何不齷之卽令畫工齷駿像鼻其父子淫悖書契所無也子業又殺沈慶之撫軍諮議參軍何邁卽其新蔡主壻其湘東王彧及建

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常被猜忌並欲誅之休仁每以調謔悅之故得推遷不死或休祐形體肥大遂以籠盛稱之或尤肥號曰猪王廷尉劉朦妾懷孕子業迎入宮冀其生男立爲太子及其生子遂爲大赦子業召其南平王鑠妃江氏偶諸左右江不從子業曰若不從當殺汝三子江猶不從乃鞭一百殺其子敬猷等巫覡云湘州有天子氣子業將南行以厭之未行前欲悉誅諸叔時或被拘祕書省與子業左右阮佃夫等謀廢子業子業出華林園共巫竹林堂前射鬼佃夫時爲內監乃以告外監典事朱幼主衣壽寂之細鎧主姜產之等寂之抽刃而前產之繼進子業引弓射寂之不中寂之乃斬其首

或既誅子業憂遽不知所爲休仁推立或或時失履徒跣登西堂備天子儀服呼諸大臣入見事無巨細稱令施行或以豫章王子尚及山陰主爲子業所狎殺之十二月僭卽帝位改年爲泰始先是子業敕其弟子勛曰聞汝與何邁謀共廢我汝自量體氣何如孝武尋當遣使送藥與汝子勛長史鄧琬與錄事參軍陶亮等起兵遣其黨俞伯奇出頓大雷巴東太守孫仲之至于平石與陶亮並統前軍始或未知子勛起兵加子勛車騎將

軍儀同三司符至尋陽鄧琬乃投於地攘袂而起曰殿下當開端門何黃閣之有與陶亮等徵兵馳檄建牙於桑厄時雍州刺史袁顛便勸子勛卽位琬乃立宗廟設壇場造乘輿法服立子勛爲天子卽位江州號義嘉元年子勛以袁顛爲尚書左僕射鄧琬爲尚書右僕射左司馬張悅爲領軍將軍吏部尚書州郡並加爵號或乃遣領軍將軍王玄謨討之復遣其將沈攸之劉靈出據虎檻初或聞四方反亂憂遽不知所爲休仁請前鋒決勝於是始有防禦之軍攸之軍至江州斬子勛或慮子勛弟松滋侯子房等年大終不相服休仁遂勸除之因

誅駿舅子路休之等以陷子房兄弟於是殺駿子安陸王子綏及子房臨海王子瑱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邵陵王子元淮南王子孟臨賀王子產晉熙王子輿及子起子期子悅子頓初駿二十八男其餘先早夭及子業殺子鸞等至是盡殪之矣其骨肉相殘若此之甚或南新蔡太守常珍奇奉啓請降顯祖詔遣西河公元石京兆侯張窮奇率軍援之皇興元年正月或遣其散騎常侍貝思散騎侍郎崔小白朝貢初或遣其鎮軍張永領軍沈攸之以大衆迎其徐州刺史薛安都安都聞永將發乃遣信請降顯祖詔博陵公尉元城陽公孔伯恭

率騎二萬救之永等前後奮擊斬首凍沒死者不可勝數又其兗州刺史畢衆敬亦來降款至是徐兗及淮西諸郡青齊二州相尋歸附或又遣其中領軍沈攸之大子左衛率劉劬寇彭城兗州刺史申纂守無鹽時薛安都略有廣平順陽義成扶風諸郡沈攸之至下邳與元等戰敗而走初或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並請歸順詔遣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率衆援之文秀等復叛歸或白曜進軍圍城二年克歷城獲道固或遣其員外散騎常侍李豐朝貢或遣沈文秀弟文靜海道救青州文靜至東萊之不期城白曜遣軍克之尋獲東陽城或遣其員外散騎常侍王希洵朝貢四年六月或又遣員外散騎常侍劉航朝貢延興元年或於巖山射雉休祐從在後與其左右相失或遣壽寂之率諸壯士追躡休祐蹶令墜馬拉而殺之乃揚聲曰驃騎墮馬死召司徒休仁宿尚書下省鳩而殺之自或立之後民庶凋敝而宮殿器服多更興造初其卽位軍人多被超越或有不與戎勤寄名受賞阮佃夫等並被信委凡所談笑言無不行抽進阿黨感受不次之位故佃夫左右乃有四軍五校羽林給事等官皆市井傭販之人諂附而獲至綱紀不立風政頽敝境內多難民庶嗷然遂廣募義

勇置爲部曲於是官品淪褫士人 渾亂民衆顛顛咸
顛來奔矣或遣其司州刺史垣叔通爲益州刺史叔通
極爲聚斂蜀還之貨過數千金知或好財先送家資之
半或猶嫌少及叔通至建業遣詣廷尉或先令獄官留
之於訊堂彌旬不得出叔通於是悉送其財然後原遣
凡蠻夷不受鞭罰輸財贖罪謂之賅時人謂叔通被賅
刺史或嘗宮內大集而裸婦人觀之以爲忻笑其妻王
氏以扇鄣面獨無所言或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爲笑
樂何獨不視王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
聚而裸婦人形體以此爲樂外舍之爲忻適與此不同

或大怒遣王起去或末年好事鬼神多所忌諱言語文
書有禍敗凶喪及疑似之言應回避者數百千品有犯
必加罪戮改駟馬字爲馬邊爪以駟似禍字故也嘗以
南苑借張永言且給二百年期訖更申其事皆如此又
以宣陽門之名不善甚諱之其太后停屍漆牀移出東
宮見之怒甚免中庶子官職局以下坐死者數十人內
外常慮犯悞人不自保移牀治壁必祭土神文士爲辭
祝事如大祭又更忍虐好殺左右失旨忤意往往有剗
斫斷截者時遣窺覘淮泗軍旅不息荒弊積久府藏空
虛內外百官普斷祿俸而或奢費過度務爲彫侈每所

造制必爲正御三十副御三十次副三十須一物輒造九十枚境內騷然人不堪命或又以壽寂之有膽決乃殺之又追降休仁休祐爲庶人絕其屬籍諸子徙遠郡休祐母邢妻江付廷尉殺之遣員外散騎侍郎田廉員外散騎侍郎祖德朝貢又殺其巴陵王休若改年爲泰豫又遣田廉及員外散騎侍郎劉惠秀朝貢或又殺太子太傅王景文畏其族盛故也或死

子昱僭立改爲元徽昱遣員外散騎常侍田惠紹員外散騎侍郎劉惠秀朝貢其司空桂陽王休範奔尋陽舉兵右衛將軍蕭道成率衆軍出頓新亭越騎校尉張苟兒斬休範首其左右皆散道成遣送其首塗中遇賊遂棄於水中休範之徒乃詐曰殿下猶在新亭於是士庶奔馳候迎是夜休範將杜墨驃等又攻新亭東廂休範參軍江珉等破二縣六署竊掠金帛放諸徒隸由是徒衆復盛燒東宮津陽門乃領軍右府昱將陳顯達率所領至杜姥宅破墨驃軍主全景淵進平白壁宣陽津陽二門斬墨驃等昱遣其員外散騎常侍明曇徽員外散騎侍郎江山圖朝貢五年又遣員外散騎常侍李祖員外散騎侍郎魚長耀朝貢承明初昱建平王景素據京口叛昱遣蕭道成前軍將軍周盤龍殿中將軍張倪奴

討之攻陷京口斬景素太和初昱以其母數諫責之遂使太醫煮藥欲鴆之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豈復得出入狡獪昱曰汝語大有理乃止初昱母陳氏本李道兒妾或納之生昱故世中皆呼昱爲李氏子昱每自稱李將軍或目名爲李統昱直閤將軍申伯宗步兵校尉朱幼司徒左長史沈勃等欲廢昱昱親率羽林兵掩之乃躬運矛鋌手殺勃等闔門嬰稚莫不齟齬昱狂走逸遊不捨晝夜腹心所寄數十許人並執兵刃爲人之牙爪路行逢人便加斫刺或入人家劫略財賄往來倏忽狀若鬼魅建業惶振並重關自守又槌拍鍼

鑿錐鋸之屬常以自隨或有忤意輒加酷暴槌陰刺心剖腹之誅日有十數常見卧屍流血然後爲樂無所誅害則憂思草草於耀靈殿上養驢數十頭造露車以銀爲校具或乘以出入著小袴衫帶挾刀劍與管署女子通好自齎私服贈之常入壚肆飲酒輒與左右歌唱略民鷄犬躬自屠割內外畏惡人不自保昱往新安寺夕乃還殿寢於氈幄昱左右楊玉夫楊萬年等見其醉眠乃於幄斬之左右陳奉伯稱敕開承明門出送首於直閤王敬則夜送昱首與中領軍蕭道成道成率左右數十人稱昱行還開承明門入殿云其皇太后令廢昱

爲蒼梧王

立昱弟揚州刺史安成王準初或晚年痿疾不能內御諸弟姬人有懷孕者輒取以入宮及生男皆殺其母而與其宮人所愛者養之準卽桂陽王休範子也荊州刺史沈攸之興兵討道成準改年爲昇明遣其員外散騎常侍李祖員外散騎侍郎陶貞寶赴國計并貢方物準司徒袁粲丹陽尹劉秉中領軍劉韞前湘州刺史王蘊等以道成專恣潛謀圖之共推粲爲主要引沈攸之以爲外援丹陽丞王遜告道成並斬之準遣員外散騎侍郎孔暹朝貢三年正月準遣其員外散騎常侍殷靈誕員外散騎侍郎苟昭先朝貢準尋禪位於道成居于東邸道成僭立封準汝陰郡王尋死於丹陽

史臣曰桓玄侏張馮劉乃厥

疑

窮凶極迷爲天下笑其

夷楚之常性乎

列傳第八十五

魏書九十七

列傳第八十六

魏書九十八

島夷蕭道成

島夷蕭衍

島夷蕭道成字紹伯晉陵武進楚也僭晉時以武進之
東城爲蘭陵郡縣遂爲蘭陵人父承之常隨宗人蕭思
話征伐久乃得爲其橫野司馬以軍功仕劉義隆位至
右軍將軍道成少好武事初從散冗每充征役前後爲
討蠻小帥以堪勤劇見知思話之鎮襄陽啓之自隨任
以統戍稍遷左軍中兵參軍每在疆場擾動邊民曾至
談堤大敗而走劉駿時閒關僞職至建業令駿死子業
以爲後軍將軍直閤子業死劉彧除右軍將軍時子業

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等並舉兵或加道成輔國將軍東討平定諸縣晉陵太守袁標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雲生皆棄郡奔走時徐州刺史薛安都遣從子索兒率銳衆度淮徵道成拒焉以功封西陽縣開國侯食邑六百戶子勛遣臨川內史張淹自東嶠入規欲擾動三吳劉彧遣道成率三千人統軍主沈思仁拒淹淹便奔走張永沈攸之大敗於彭城劉彧以道成爲冠軍將軍督諸軍事假節戍淮陰彧死子昱以道成爲右衛將軍領衛尉加兵五百人與尚書令袁粲護軍褚淵領軍劉劭參掌朝事尋解衛尉加侍中戍石頭城劉休範舉兵以討王道隆等爲名治嚴數日便率大衆席卷而下道成等率衆拒戰事平以道成爲散騎常侍中領軍都督南兗徐青冀五州鎮軍將軍南兗州刺史持節侯如故後進爵爲公增邑二千戶劉昱凶虐日甚道成與直閭王敬則昱左右楊玉夫同謀殺昱迎弟準立之改年爲昇明時太和元年也道成移鎮東城以甲仗五十人入殿進位侍中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加故封竟陵郡公五千戶給班劍三十人又進督豫司二州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討道成道成率衆入鎮朝堂司徒袁粲先鎮石頭據城與尚書令

劉秉前湘州刺史王蘊謀討道成密信要攸之速下將
爲內應不克祭與子最俱死秉父子踰城走於額檐湖
王蘊走向鬪場並見擒攸之至于夏口敗走與第三子
中書郎太和單騎南奔華容縣俱自縊死道成又爲太
尉增封三千戶班劍四十人甲仗百人入殿道成將有
大志準侍中王儉請問勸之道成曰卿言何我今當依
事相啓言辭雖厲而意色甚悅儉諷動在位乃加道成
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劍覆上殿入朝
不趨贊拜不名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
人使持節侍中太尉驃騎大將軍錄尚書南徐州刺史
如故道成詐辭殊禮重申前命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
拜不名進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齊公備九錫之禮
加璽紱遠遊冠位在諸王上加相國綠綬綬其驃騎大
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於是建齊臺置百官以
東府爲齊宮又增封十郡進公爲王尋僭大號封其主
劉準爲汝陰王未幾而死於是高祖詔梁郡王嘉督二
將出淮陰隴西公元操三將出廣陵河東公薛虎子三
將出壽春以討之元操等攻其馬頭戍剋之道成遣其
徐州刺史崔文仲攻陷荏眉戍詔遣尚書游明根討之
又遣平南將軍郎大檀三將出朐城將軍白吐頭二將

出海西將軍元泰二將出漣口將軍封延三將出角城
鎮南將軍賀羅出下蔡道成梁州刺史崔慧景遣長史
裴叔保率衆寇武興關城氏帥楊鼠擊破之叔保還南
鄭梁郡王嘉破道成將盧紹之玄元度於朐山下蔡戍
王棄城遁走又詔昌黎王馮熙爲西道都督與征南將
軍桓誕出義陽鎮南將軍賀羅自下蔡東出鍾離道成
游擊將軍桓康於淮陽破之道成豫州刺史垣崇祖寇
下蔡昌黎王馮熙擊破之梁郡王嘉大破道成將俘獲
二萬餘口送京師道成遣後軍參軍車僧朗朝貢先是
劉準遣使殷靈誕荀昭先未反而道成僭立及僧朗至
朝廷處之靈誕之下僧朗與靈誕競前後降人解奉君
遂於朝會刃僧朗詔加殯斂送喪令還道成死

子贖僭立改年爲永明贖遣其驍騎將軍劉纘前將軍
張謨朝貢八年又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司馬憲兼員外
散騎侍郎庾習朝獻九年遣輔國將軍劉纘通直郎裴
昭明朝貢十年又遣昭明與冠軍參軍司馬迪之朝貢
贖初爲太子時特奢侈道成每欲廢之賴王敬則和諧
贖性貪恠常謂人曰唯崔慧景知我貧贖嘗至其益州
刺史劉悛宅晝卧覺悛自捧金澡盤面廣三尺愛姬執
金澡灌受四升以充沃盥因以奉獻贖納之其好利若

此贖遊獵無度其殿中將軍邯鄲起上表諫贖殺之十三年遣平南參軍顏幼明冗從僕射劉思效朝貢十四年贖巴東王子響殺長史劉寅司馬席恭穆謀殺贖贖遣丹陽尹蕭順之討殺之十五年二月遣員外散騎常侍裴昭明員外散騎侍郎謝竣朝貢九月又遣司徒參軍蕭琛范縝朝貢十六年復遣琛與司徒參軍范雲朝貢又遣車騎功曹庾畢南豫州別駕何憲朝貢十七年贖雍州刺史王奐與南蠻長史劉興祖論衆罪贖以興祖付獄令送還建業奐輒於獄殺之而云自死贖怒遣其直閣將軍曹道剛梁州刺史曹虎收奐奐閉門拒戰司馬黃瑤起於城內起兵攻奐殺之奐子祕書丞肅肅弟秉來降贖子長懋死立其孫南郡王昭業爲太孫贖遇疾暫絕其子竟陵王子良在殿內昭業未入中書郎王融戎服於中書省閤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立子良贖旣蘇昭業入殿融知子良不得立乃釋服還省贖死昭業立十數日收融付廷尉殺之昭業生而爲其叔子良所養而矯情飾詐陰懷鄙慝與左右無賴群小二十許人共衣食同卧起妻何氏擇其中美貌者與交通密就富商大賈取錢無數旣與子良同居未得肆意子良移西邸昭業獨住西州每至昏夜輒開後閤與諸小人

共至諸營署恣淫宴凡諸不逞皆迭加爵位許以南面之日便卽施行皆疏官位名號於黃牋紙與之各各囊盛帶之肘後昭業帥史仁祖侍書胡天翼聞之相與謀曰若言之二宮則其事未易若於營署爲異人所歐打及爲犬物所傷殘豈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年各已七十餘生寧足吝也數日仁祖天翼皆自殺昭業父長懋自患及死昭業侍奉憂哀號毀過禮及還私室與所親愛欣笑酣飲備諸甘滋葬畢立爲皇太孫截壁爲閣於母房內往何氏間每入輒彌時不出躋至東宮昭業迎拜號慟絕而後蘇躋自下輿抱持之寵愛隆重初

昭業在西州令女巫楊氏禱祝速求天位及其父死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楊氏子珉亦有美貌何氏尤愛悅之昭業呼楊氏爲婆劉氏以來民間亦作楊婆兒歌蓋爲此也及在東宮躋有疾令楊氏日夕祈禱令躋早死與何氏書於紙中作一大喜字作小喜三十六字逸之躋謂其必能負荷大業謂曰五年已來一委宰相汝多厝意五年以後勿復委人臨死執昭業手曰阿奴若憶翁當好作如此者再而死子良時在中書省昭業疑畏使虎賁中郎將潘淑領百人屯太極殿西階以防之大斂之始呼躋伎人備舉衆樂諸伎雖畏威從事莫不

哽咽流涕及成服悉遣諸王還第子良固乞留過贖葬不許昭業素好狗馬立未十日便毀贖所起招婉殿以殿材乞閹人徐龍駒造宅於其處爲馬埒馳走墜焉面額並傷稱疾不出者數日多聚名鷹快犬以梁肉奉之贖將葬喪車未出端門昭業便稱疾還內裁入閣便於內奏胡伎鞞鐸之聲震響內外時司空王敬則問射聲校尉蕭坦之曰便如此不當忽忽邪坦之曰此政當是內人哭聲響徹耳自贖葬後昭業微服而出遊走里市又多往其父母陵隧中與羣小共作鄙藝擲塗賭跳放鷹走狗諸雜狡獪日日輒往以此爲常朝事大小皆斷

於尚書令蕭鸞初蕭贖聚錢上庫至五億萬齋庫亦至三億萬金銀布帛絲綿不可稱計至此歲末所用過半皆賜與左右厮卒之徒及至廢黜府庫空盡昭業在內常著紫綿紅繡雜衣或錦帽改年爲隆昌以黃門郎周奉叔爲冠軍將軍青州刺史奉叔諂諛爲事昭業甚悅之而專恣跋扈無所忌憚常從單刀二十口出入禁闈門衛莫敢訶止每語人云周郎刀不識君徐龍駒自東宮齋師以便佞見寵構造姦邪以取容媚凡諸鄙黷雜事皆龍駒所勸誘也昭業爲龍駒置美女伎樂常住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昭業畫勅左右侍

直與昭業不異蕭鸞固請誅之楊珉及母亦並下獄死
珉及母為昭業所寵恩情特隆賞賜傾府藏珉為何氏
所幸常居中內侍蕭鸞初令衛尉蕭謀征北諮議蕭坦
之請誅珉何氏與昭業同席坐流涕覆面謂坦之曰楊
郎好年少無罪何可在殺坦之乃耳語於昭業曰此事
別有一意不可令人聞昭業呼何氏曰阿奴暫起去坦
之乃曰外間並云楊珉與皇后有情聞彰遐邇此事自
古所無恐必誤官事昭業不得已乃許之俄勅原之已
行刑矣益州刺史劉俊罷任還昭業以其饋奉不豐汝
付廷尉將加大辟俊弟中書郎繪乞以身代得不死禁

錮終身昭業與其父寵姬霍氏姪通納之後蕭鸞謀
廢之率眾而入時昭業裸身與霍氏相對聞兵至拔劍
起拒鸞鸞自殺之左右死者十餘人

鸞立其弟昭文自為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驃騎大
將軍開府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加班劍三十人封宣城
郡公二千戶以兵五千人出鎮東城殺其鄱陽王鏘隨
王子隆遣中護軍王玄邈殺昭文南兖州刺史安陸王
子敬豫州刺史王廣之殺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又殺
湘州刺史南平王銳郢州刺史晉熙王鈔南豫州刺史
宜都王鑑鸞加黃鉞進授都督中外諸軍太傅領大將

軍揚州牧增班劍四十人前後部羽葆鼓吹劍履上殿
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封宣城郡王食邑五千戶使持節
中書監錄尚書並如故又殺昭文桂陽王鑠衡陽王鈞
江夏王鋒廬陵王子卿建安王子真巴陵王子倫乃廢
昭文爲海陵王尋死鸞僭立焉

鸞字景栖其叔父道成寵愛之過於諸子蕭贖未爲尚
書左僕射甚親委之贖死遂秉朝政旣殺昭業專權酷
暴屠滅贖等子孫旣而自立時太和十八年也號年建
武其宣德太僕劉朗之游擊將軍劉瓌之坐不贍給兄
子致使隨母他嫁免官禁錮時論者謂薄義之由實自

鸞始鸞雍州刺史曹虎據襄陽請降高祖詔行征南將
軍薛真度督四將出襄陽大將軍劉昶出義陽徐州刺
史元衍出鍾離平南將軍劉藻出南鄭車駕南伐十九
年鸞龍陽縣開國侯王朗自渦陽來降左將軍元麗大
破鸞將擒其寧州刺史董蠻車駕濟淮幸八公山巡淮
而東發鍾離將臨江水司徒馮誕薨乃詔班師遣使臨
江數鸞罪惡鸞殺其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
子真二十一年車駕討鸞鸞前將軍韓季方弋陽太守
王嗣之後將軍趙祖悅等十五將來降大破鸞軍於江
北獲其將軍王伏保等車駕遂巡沔東而還鸞將王曇

紛等萬餘人寇南青州黃郭戍王崔僧淵擊破之悉虜其衆又剋新野城斬鸞輔國將軍新野太守劉忌鸞湖陽戍主蔡道福赭陽戍主成公期及軍主胡松舞陰戍主輔國將軍西汝南北義陽二郡太守黃瑤起及直閣將軍軍主鮑舉南鄉太守席謙並委戍走擒瑤起鮑舉鸞又殺其河東王鉉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衡陽王子氓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巴陵王昭秀桂陽王昭粲車駕幸南陽進攻宛北城拔之冠軍將軍南陽太守房伯玉以城降又大敗鸞平北將軍崔慧景 門郎蕭衍於鄧城斬獲首虜二萬有餘鸞憂怖遂疾甚乃大赦

改年爲永泰其大司馬王敬則於會稽舉兵將以誅鸞鎮北諮議謝朓敬則女夫也告之敬則敗而死鸞死

子寶卷僭立二十三年春寶卷改元爲永元遣其太尉陳顯達率崔慧景攻馬圈城詔前將軍元英討之寶卷遣將寇順陽詔振威將軍慕容平城率騎討之顯達攻陷馬圈城車駕南伐詔鎮南大將軍廣陽王嘉斷均口顯達戰敗潰圍夜走斬其左軍將軍張子順賊將蔡道福成公期等數萬人棄順陽遁走寶卷昏狂政出羣豎其始安王遙光據東府反不克見殺并殺其右僕射蕭坦之左衛將軍曹虎領軍將軍劉暄尋殺司空徐孝嗣

左僕射沈文季前撫軍長史沈昭略其太尉江州刺史
陳顯達舉兵襲建業不果而死景明初寶卷豫州刺史
裴叔業以壽陽降寶卷遣其衛尉蕭懿爲征虜將軍豫
州刺史步道伐壽陽頓軍小峴詔遣軍司李煥及統軍
奚康生楊大眼等率衆入壽陽驃騎大將軍彭城王勰
車騎將軍王肅率步騎十萬赴之寶卷遣將胡松李居
士率衆萬餘屯死虎陳伯之水軍泝淮而上以逼壽春
颶肅大破之斬首萬數陳伯之又寇淮南颶破之肥口
豫州刺史曰益宗破寶卷將吳子陽劉元起於長風寶
卷遣侍中崔慧景率諸軍自廣陵水路欲赴壽陽慧景

見寶卷狂虐不復自保及得專征欣然卽路慧景子覺
時爲直閣與之密期慧景至廣陵覺遂出奔慧景過廣
陵數十里便回軍還時廣陵闕鎮司馬崔恭納之囚率
衆濟江遂攻建業寶卷嬰城自守寶卷豫州刺史蕭懿
擊破慧景擒殺之慧景旣死寶卷便自得志無所忌憚
日日出遊愛幸茹法珍梅虫兒等及左右應勅捉御刀
之徒並專國命民間謂之刀勅寶卷每常輕騎戎服往
此諸家與之讌飲此等每有吉凶寶卷輒往弔慶不欲
令人見之驅斥百姓惟置空宅而已所往之處旣無定
所官司常慮得罪東行驅西面人南出驅北面人旦或

應出夜便驅遣吏司奔馳叫呼盈路老少震驚啼號塞路處處禁斷不知所適疾患困篤者悉輿去之其有無人輿者匍匐道側主司又加捶打絕命者相繼還宮之時常至半夜左右輒入富室取物蕩盡前魏興太守王敬賓新死未斂家人被驅不得守視及家人還鼠食敬賓兩眼都盡如此者非一寶卷酷亂逾甚其尚書令蕭懿雖有大勲忌而殺之并殺其弟衛尉卿蕭暢世宗詔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席法友三萬人圍寶卷輔國將軍北新安豐二郡太守胡景略於建安城剋之擒景略寶卷雍州刺史蕭衍據襄陽舉兵伐之荊州行事蕭穎胄應衍三月穎胄叛寶卷以南康王寶融爲天子於是寶融僭卽帝位穎胄爲侍中尚書令衍爲左僕射都督征討諸軍征東大將軍使持節如故穎胄請封寶卷爲虞陽縣侯寶融不許又封涪陵王穎胄監八州諸軍事行荊州刺史假衍黃鉞蕭衍軍至沔口郢州嬰城自守寶卷又殺巴陵王昭胄永新侯昭秀黃門郎蕭寅寶卷昏暴日甚内外不堪其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等於石頭迎寶卷弟寶寅率城內文武向其臺城百姓空手隨從者萬數會日暮城門閉不剋衍兵至建業所在棄寶卷降之衍兵入宮寶卷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兒子卧未

及睡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後宮清曜閣已閉闔人禁防黃泰平刀傷其膝仆地顧曰奴反也直後張齊斬首送衍追封東昏侯廢其皇后太子爲庶人衍殺寶卷弟湘東王寶暉衍又殺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松桂陽王寶貞其建安王寶寅來奔尋逼寶融禪位於已封爲巴陵王宮于姑孰寶融尋暴死

島夷蕭衍字叔達亦晉陵武進楚也父順之蕭贍光祿大天衍少輕薄有口辯歷王儉衛軍府戶曹屬累遷爲蕭鸞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太和二十二年高祖南伐詔諸軍圍襄陽衍時率衆來援爲武衛將軍宇文福所

破單騎走免蕭鸞未出爲輔國將軍雍州刺史鸞死子寶卷立殺衍兄懿遣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西上聲云之郡實令襲衍山陽至荊州爲蕭穎胄所殺景明二年衍乃與穎胄推寶卷弟荊州刺史寶融爲主號年中興舉兵伐寶卷其年十二月剋建業殺寶卷及其妻子衍爲大司馬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建安郡公邑萬戶三年又自爲相國揚州牧封十郡爲梁王衍尋僭立自稱曰梁號年天監五月揚州小峴戍王党法宗襲衍大峴戍破之擒其龍驤將軍邾菩薩送京師衍又遣將張贛寇揚州州軍擊破之斬二千餘級四年三月揚州刺

史任城王澄遣長風戍王奇道顯攻衍陰山戍破之斬其龍驤將軍都亭侯梅興祖仍攻白藁戍又破之斬其寧朔將軍吳道爽等獲數千級衍又遣其徐州長史潘伯憐屯軍淮陵徐州刺史司馬明素又據九山澄遣軍並擊破之斬伯憐擒明素衍將吳子陽寇白沙中山王英大破之擒斬千數衍梁州刺史平陽縣開國侯翟遠徐州刺史永昌縣開國侯陳虎牙來降正始元年正月衍將趙祖悅屯據東關江州刺史陳伯之擊破之二月衍將姜慶真襲陷壽春外郭州軍擊走之中山王英圍衍鍾離衍遣冠軍張惠紹率衆軍送糧於鍾離任城王

澄遣統軍王足劉思祖邀擊於鄆陽大破之生擒惠紹并其驍騎將軍祁陽縣開國男旭景悅等十將斬獲數千級惠紹衍舅子也衍乃移書冰之朝議欲示威懷遂聽惠紹等還三月元英破衍將王僧炳於樊城八月英又攻衍義陽克之破衍將馬仙理擒其冠軍將軍蔡靈恩等十餘將九月衍霍州刺史田道龍義州刺史張宗之遣使內附十二月衍梁秦二州行事夏侯遷據漢中內附詔尚書邢巒率衆赴之二年四月巒頻破衍軍遂入劔閣執其輔國將軍范始男送京師巒又遣統軍王足破衍諸將斬其輔國將軍馮文豪等六月衍遣將

王超宗寇邊揚州刺史薛真度大破之俘斬三千級七月王足又大破衍衆斬其秦梁二州刺史魯方達王明達等三十餘將俘虜二千五百人九月衍湘州刺史揚公則率衆寇壽春揚州刺史元嵩擊破之斬獲數千級三年正月衍徐州刺史昌義之寇梁城江州刺史王茂先寇荊州屯河南城平南將軍陳伯之擊義之平南將軍楊大眼擊茂先並大破之斬其輔國將軍王花俘斬辛茂先逃潰追奔至於漢水拔其五城將軍宇文福略衍司州俘獲千餘口而還五月衍將蕭昞寇淮陽張惠紹寇宿豫蕭密寇梁城韋叡寇合肥平南將軍奚康生

破惠紹斬其徐州刺史宋黑七月衍徐州刺史王伯敖入寇陰陵中山王英大破之斬將二十五人首虜五千衍又遣將桓和屯孤山冠軍將軍桓方慶屯固城龍驤將軍矯道儀屯蒙山八月安東將軍邢巒擊桓和破之將軍元常攻克固城統軍畢祖朽攻克蒙山斬獲及赴沂水死者四千有餘衍又遣張惠紹屯宿豫蕭昞屯淮陽九月都督邢巒大破之斬其大將藍懷恭等三十餘人惠紹蕭昞並棄戍南走追斬數萬級衍中軍大將軍臨川王蕭密右僕射柳惔徐州刺史昌義之等屯據梁城中山王英大破之密等棄城沿淮東走追奔至於馬

頭衍冠軍將軍馬頭戍主朱思遠棄城走擒衍將三十餘人斬獲五萬有餘十月衍征虜將軍馬仙琕率衆三萬寇義楊郢州刺史婁悅以州軍擊走之永平元年十月懸瓠城民白早生據州反叛衍遣將齊苟仁等四將以助之詔尚書邢巒率騎討之巒攻克懸瓠斬早生擒苟仁俘衍衆三千餘人初早生之反也世宗遣主書董紹銜詔宣慰紹爲早生所執送之於衍衍乃厚資遣紹令奉書朝廷請割宿豫內屬以求和好時朝議或有異同世宗以衍辭雖款順而不稱藩詔有司不許十二月衍寧朔將軍張凝等率衆寇楚城中山王英破擒之衍

將馬仙琕據金山郢州刺史婁悅擊走之二年正月中山王英攻克衍長薄戍殺傷數萬仍攻拔武陽關擒衍雲騎將軍松滋縣開國侯馬廣冠軍將軍遷陵縣開國子彭瓮驍騎將軍當陽縣開國伯徐元秀等二十六將俘獲七千餘人又進攻黃峴西關衍將軍馬仙琕棄西關李元履棄黃峴遁走四年春二月衍琅邪郡民王萬壽等斬衍輔國將軍琅邪東莞二郡太守帶朐山戍主劉晰并將士四十餘人以城內屬徐州刺史盧昶遣兼郟城戍副張天惠率衆赴之而衍郁洲已遣二軍以拒天惠天惠與萬壽等內外齊擊俘斬數百昶仍遣琅邪

戊主傅文驥入城據守衍又遣將張稷馬仙理等攻圍文驥詔昶率衆赴之而文驥以糧盡降衍昶遂失利而還延昌二年二月郁洲徐文明斬送衍鎮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首以州內附三年六月衍遣衆寇九山荊州刺史桓叔興大破之斬其虎旅將軍蔡令孫冠軍將軍席世興貞義將軍藍次孫四年二月衍寧州刺史任太洪率衆寇關城益州長史成興孫擊破之熙平元年正月衍遣其恒農太守王定世等寇邊都督元志破之斬定世悉俘其衆衍豫州刺史趙祖悅率衆數万偷據硤石詔鎮南將軍崔亮鎮軍將軍李平討克之斬祖

悅傳首京師衍衡州刺史張齊寇益州刺史傅豎眼討之斬其將任太洪齊遁走初衍每欲稱兵境上闕伺邊隙常爲諸將摧破雖懷進趣之計而勢力不從遂於浮山堰淮規爲壽春之害肅宗詔征南蕭寶夤率諸將討之大破衍衆於淮北秋九月堰自潰決漂其緣淮城戍居民村落十餘万口流入於海正光元年衍改稱普通至三年其弟子西豐侯正德棄衍來奔尋復亡歸衍初忿之改其姓爲背氏旣而復焉封爲臨賀王五年九月衍將裴邃虞鴻襲據壽春外郭刺史長孫稚擊走之孝昌元年正月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城南叛衍遣豫章王

綜鎮彭城綜蕭寶卷之遺腹子也初衍平建業因納其母吳氏吳氏先有孕後生綜衍謂爲己子甚寵愛之綜既長母密告綜綜遂潛圖叛衍既鎮彭城及大軍往討綜乃拔身來奔餘將退走國軍追躡所獲萬計衍初聞之慟哭氣絕甚爲慙惋猶云其子言其病風所致時人咸笑之三月衍遣其北梁州長史錫休儒司馬魚和上庸太守姜平洛等人寇直城梁州刺史傅豎眼遣息敬紹率衆大敗之擒斬二千人休儒等遁走四月衍益州刺史蕭潤猷遣將樊文熾等率衆圍小劔戍益州刺史郗虬遣子子達行臺魏子建遣別將淳于誕拒擊之五

月誕等大破文熾俘斬二萬擒其次將蕭世隆等十二人文熾走免是歲衍又改年爲大通二年七月衍將元樹湛僧珍等寇壽春又攻逼新野詔都督魏承祖討破之三年二月衍將成景雋寇彭城行臺崔孝芬率諸將擊走之建義元年衍遣其將曹義宗寇荊州大都督費穆大破之生擒義宗檻送京師初余朱榮入洛北海王顥奔於衍衍以顥爲魏主資顥士馬令其大將陳慶之部率送顥永安二年夏遂入洛陽車駕還討破走之唯慶之一身走免自餘部衆皆見俘執閏月巴州刺史嚴始欣據州入衍衍遣將蕭玩張鴻等率衆赴援都督元

景夏率益梁二州軍討之三年正月斬始欣衍衆敗走
又斬蕭玩等首俘獲萬餘人普泰元年春南青州刺史
茹懷朗遣部將何寶率步騎三千擊衍守將於琅邪擒
其雲麾將軍徐充二州刺史沈預斬其宣猛將軍齊州
刺史劉相如永熙元年夏衍遣其鄴王元樹及譙州刺
史朱文開入據譙城東南道行臺樊子鵠率諸軍攻克
之擒元樹文開等送於京師天平元年十月衍雄信將
軍紀耕率衆入寇嶧塘都督曹仲尼破走之斬其軍主
沈達閔莊等二年正月衍將湛僧珍寇南兗州州軍擊
破之行臺元晏又破湛僧珍等於項城虜其關二刺史

楊暉二月衍司州刺史陳慶之郢州刺史田朴特等寇
邊豫州刺史堯雄擊走之五月衍仁州刺史黃道始寇
北濟陰徐州刺史任祥討破之十月衍將梁秉雋寇單
父祥又大敗之俘斬萬餘人十一月衍雍州刺史蕭恭
遣將柳仲禮寇荊州刺史王元軌破之於牛飲斬其將
張殖王世興是年衍又改號爲中大通三年五月豫州
刺史堯雄攻衍白苟堆鎮克之擒其北平太守苟元曠
十月行臺侯景攻陷衍楚城獲其楚州刺史桓和兄弟
四年九月衍青冀二州刺史徐子彥寇圍城南青州刺
史陸景元擊走之先是益州刺史傅和以城降衍衍資

送和令申意於齊獻武王求通交好王志綏邊遠乃請
許之四年冬衍遣其散騎常侍張臯通直常侍劉孝儀
通直常侍崔曉朝貢二年夏又遣散騎常侍沈山卿通
直常侍劉研朝貢興和二年春又遣散騎常侍柳豹通
直常侍劉景彥朝貢其年冬又遣散騎常侍陸晏子通
直常侍沈景徽朝貢是年衍改號大同三年夏又遣散
騎常侍明少遐通直郎謝藻朝貢四年春又遣散騎常
侍表狎通直常侍賀文發朝貢其年冬又遣散騎常侍
劉孝勝通直常侍謝景朝貢武定元年夏又遣散騎常
侍沈衆通直常侍殷德卿朝貢其年冬又遣散騎常侍

蕭確通直常侍陸緬朝貢三年秋又遣散騎常侍徐君
房通直常侍庾信朝貢四年夏又遣散騎常侍蕭瑳通
直常侍賀德瑒朝貢五年春又遣散騎常侍謝蘭通直
常侍鮑至朝貢朝廷亦遣使報之十餘年間南境寧息
六年衍又改號爲中大同其年又改爲太清是歲司徒
侯景反遣使通衍請其拯援衍惑景遊說遂絕貢使衍
子綱及朝臣並切諫以爲不可衍不從乃遣其兄子豫
州刺史貞陽侯淵明北兗州刺史胡貴孫等寇逼徐州
與侯景爲聲援仍堰泗水以灌彭城齊文襄王遣行臺
慕容紹宗儀同三司高岳潘相樂等率衆討之紹宗檄

衍境內曰夫乾坤交泰明聖興作有冥運行之力俱盡
變化之途抱識含靈融然並至呈形賦命混而同往所
以玄功潛運至德旁通百姓日用而不知萬國受賜而
無迹豈徒鑿其耳目易其心慮悟以風雲一其文軌使
夫日月之照不私雨露之施均洽運諸仁壽之域納於
福祿之林自晉政多僻金行淪蕩中原作戰鬪之場生
民爲鳥獸之餌則我皇魏握玄帝之圖納水靈之祉駕
雲車而自北策龍御以圖南致符上帝援溺下土怪物
殛死淫水不作運神器於顧眄定寶命於踟蹰恢之以
武功振之以文德宇內反可封之俗員首識堯舜之心

沙海荒忽之外瀚漠羈縻之表方志所不傳荒經所不
綴莫不繩谷釣山依風託水共仰中國之聖同欣大道
之行唯夫三吳百越獨阻聲教匪民之咎責有由焉自
魏晉之後劉蕭作慝擅僭一隅號令自己惟我祖宗馭
宇愛民重戰未極謀臣之畫不窮節將之兵聊遣行人
降以尺一圓臺已築黃屋輒去賜其几杖置之度外蕭
衍輕險有素士操蔑聞睥睨君親自少而長好亂樂禍
惡直醜正巧用其短以少爲多詿惑愚淺大言以驚俗
驅扇邪僻口兵以作威曲體脅肩搖唇鼓舌候當朝之
顧指邀在位之餘論遂汗辱冠帶偷竊藩維及寶卷昏

狂下不堪命曾無北面有犯之節遽滅人倫在三之禮
憑妖假怪鬼語神言稱兵指闕傾朝鳩主陵虐孤寡聾
愚士民天不悔禍姦醜得志內恣彫靡外逞殘賊驅羸
國之兵迫糊口之衆南出五嶺北防九江屯戍不解役
無寧歲死亡矢刃之下天折霧露之中哭泣者無已傷
痍者不絕託身人上忽下如草遂使頑嚚子弟肆行姪
虐狡猾羣小縱極貪恠剝割蒼生肌肉略盡剗剔黔首
骨髓俱罄猛虎未方其害餓狼詎侔其禍慄慄周餘救
死無地至於矯情節詐事非一緒毒螫滿懷妄敦戒業
躁競盈曾謬治清靜至乃大興寺塔廣繕臺堂昭陽到

景垂珠銜壁崢嶸刻削千門萬戶鞭撻疲民盡其筋骨
延壤運石悲歌掩途死而可祈甘同仙化智淺謀疎曾
不自揆遏桐柏之流翻爲已害子亡齊之胤忽爲戎首
書契迄茲罕聞其事至於廢捐冢嫡崇樹愚子朋黨路
開彼我側目疾視扼腕十室而九翹足有待良亦多人
二紀於茲王家多故始則車馳之警終有驚墜之哀神
祇痛憤寓縣崩震於是故相國齊獻武高王感天壤之
慘黷激雲雷以慨然仗高義而率民奮大節以成務爰
有匡國定霸之圖非直討賊雪耻之舉於是叡略紛紜
靈武冠世盪滌逋孽尊主康邦皇上秉歷受圖天臨日

鏡道隨玄運德與神行既而元首懷舞戚之風上宰薄
兵車之會遂解繫南冠喻以好睦舟車遵溯川陸光華
亭徼相望欣然自泰反肉還童不待羊陸雖嘉謀長筭
爰自我始罷戰息民兩獲其泰王者之信明如四時豈
或爲人君父二三其德書而不法可不惜哉侯景一介
役夫出自凡賤身名淪敝無或可紀直以趨馳便習見
愛亦未小人叨竊遂忝名位及中興之際義旗四指元
惡不赦實在羣胡景荷人成拔籍其股肱主人有丹頸
之期所天蹈族滅之釁雖不能菽稭左右以命酬恩猶
當慘顏後至義形於色而趣利改圖速如覆手投身騰

下甘爲僕隸獻武王棄其瑕穢錄其小誠得則五命之
末預在一隊之後參跡驅馳庶其來效長鞭利鍬術以
制之旣關隴逋誅每事經略以河南空虛之地非兵戰
之衝薄存倚角聊示旗鼓豈資實效寄以遊聲軍機催
勒蓋唯景任總兵統旅別有司存而愚福有積憍愎遂
甚犯違軍紀仍自猜貳禍心潛構翻爲亂階負恩棄德
罔恤天討不義不昵厚而必顛委慈母如脫屣棄少弟
如遺土羣子陸陸妻姪成行慕姜兒之爽言蔑伯春之
宛轉跳梁猖獗夫欲誰欺比之梟獍異類同醜欲擬蛇
鼠顧匪其倫及遠託關右委命寇逆寶炬定君臣之分

黑獺結兄弟之親授以名器之尊救其重圍之死憑人
繫援假人臯息俄而忘恩背惠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
首無託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禦之地甘辭卑體進
熟圖身詭言浮說抑可知矣叛豎救命豈將擇音偽朝
大夫幸災忘義主耄於上臣救於下逐雀去草曾不是
圖竊寶叛邑椒蘭比好人而無禮其能國乎夫安危有
大勢成敗有恒兆不假離朱之目不藉子野之聽聊陳
刺心之說且吐伐謀之言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四民
樂業百靈效祉雖上相云亡而伊陟繼事秉文經武虎
視龍驤驅日下之俊雄收一世之英銳擊刺猶雷電合

戰如風雨控弦躍馬固敵是求蠕蠕昔遭離亂輻分瓦
裂匹馬孤征告困於我國家深敦隣附愍其入懷盡憂
人之禮極繼絕之義保衛出於故地資給唯其多少存
其已亡之業成其莫大之基深仁厚德鏤其骨髓引領
思報義如手足吐谷渾深執忠孝膠漆不渝万里仰德
奏款屬路並申以婚好行李如歸蠕蠕境斜界黃河望
通函夏飛雪千里曾冰洞積北風轉勁實筋角之時互
寒方猛正氈裘之利吐谷渾疾彼凶逆彊兵歲舉傾河
及鄯塵通隴峽驅龍池之種藉常勝之氣二方候隙企
其移踵加以獨孤如願擁衆秦中治兵劫憎黑獺北備

西疑內營腹心救首救尾疲於奔命豈暇稱兵東指出
師函谷且秋風揚塵國有恒防關河形勝之際山川襟
帶之所猛將精兵基峙岳立又寶炬河陰之北黑獺亡
山之走衆無一旅僅以身歸就其不顧根本輕懷進趣
斯則一勞永逸天贊我也言之旦旦日月經天舉世所
知義非徒語持此量之理有可見則侯景遊辭莫非虛
誕夫景繩樞席牖之子阡陌鄙俚之夫遭風塵之會逢
馳騫之日遂位在三吏邑啓千社揣身量分久當止足
而乃周章去就離歧不已夫豈徒爾事可推揚度其衆
叛親離守死不暇乃聞將棄懸瓠遠赴彭城老賊姦謀

復將作矣固揚聲赴助計在圖襲吞淵明之衆招厭虐
之民舉長淮以爲斷仍鷓鴣張歲月南面假名死而後已
此蓋蜂鷁之禍我承其弊且僞主昏悖不惟善隣賊忍
之心老而彌篤納逋叛之詭譎蔑信義以猖狂天喪其
神人重其怨將踐瓜圃之蹤且追兒侯之轍今徵發犬
羊侵軼徐部築壘擁川覬覦小利此而可忍孰不可懷
兵凶戰危出不得已謬奉朝規肅茲九伐扛鼎拔樹之
衆超乘投石之旅練甲爭途波聚霧合虎班龍文之逸
蘭池蒲梢之駟噓天陸野躡影追風振旅南轅長驅討
賊非直三吳鼠回一麾魚駭乘此而往青蓋將歸且衍

虐網蚩兵權在外持險躁之風俗兼輕薄之子孫蕭綸
兇狡之魁豈無商臣之佞蕭譽失志之憤當召專諸之
客外崩中潰今也其時幕府師行以禮兵動以義弔民
伐罪理有存焉其有知機審變翻然鵠起立功立事去
危就安賞典未忘事必加等若軍威所至敢有拒違尺
兒已上咸從梟戮今三禮四義之將豹虎熊羆之士深
銜逋僞信納叛亡違卜復諫實興伐役莫不含怒作色
如赴私讎茹肝涉血義不旋踵攻戰之日事若有神莽
積麻亂匪旦伊夕以彼曲師危卒望我軍鋒何異蝘蝓
被甲蚍蜉舉尾正恐旗鼓一接芝藿俱摧先事喻懷備

知翰墨王侯無種禍福由人斯蓋丈夫肉食之秋壯士
封侯之會冬冰可折時不再來凡百君子勉求多福檄
之所到咸共申省知我國行師之意冬十二月紹宗高
岳等大破衍衆寒山擒淵明貴孫等俘斬五万其凍溺
燒之而死不可勝數衍旣慙悔六年復遣使羊珍孫款
關乞和并脩弔書於齊文襄王文襄王欲以威德懷之
許其通而不復其書衍於是遣其散騎常侍謝班通直
常侍徐陵詣闕朝貢班等未及還而侯景舉兵襲衍密
與衍弟子臨賀王正德交通許推爲主景至橫江衍令
正德率軍拒景正德因而迎之景濟江立以爲主以趣

建業衍好人佞已末年尤甚或有云國家疆盛者即便忿怒有云朝廷衰弱者因致喜悅是以其朝臣左右皆承其風旨莫敢正言初景之將渡江也衍沿道軍戍皆有啓列而中領軍朱异恐忤衍意且謂景不能渡遂不爲聞景至磁湖方大驚駭乃令其太子綱守中書省軍事悉以委之又逼居民入城百姓因相剝掠不可禁止衍令直從監俞景茂赦二冶尚方錢署罪人及建康廷尉諸囚欲押令入城以充防捍諸徒囚放火烧冶一時散走衍憂懣無計唯令其王公已下分屯諸門攝諸寺藏錢皆入聚德陽堂以充軍實景既至便圍其城縱火

燒蕪掘長圍築土山以攻衍衍亦於城內起山以應之衍令文武運土人賁二十石於是其王侯朝貴皆自負檐蕭綱亦欲自負僉議以爲太示迫屈乃止衍每募人出戰素無號令初或蹙勝後必奔背景宣言曰城中非無菜但無醬耳以戲侮之衍太官及軍人無柴乃發取尚書省武庫左右藏以充用衍州鎮外援雖有至者而景圍柵深固內外斷絕衍數募人出戰常爲景所執獲有一小兒請以飛鷄傳致消息綱乃作數千丈繩綴紙鷄於繩端縛書其背又題鷄口若有得鷄送援軍者賞銀百兩綱出太極殿因西北風而颺之頻放數鷄景令

走馬射取之竟不能達也衍城內大饑人相食米一斗
八十万皆以人肉雜牛馬而賣之軍人共於德陽堂前
立市屠一牛得絹三千匹賣一狗得錢二十万皆燠鼠
捕雀而食之至是雀鼠皆盡死者相枕初有盜取其池
魚者衍猶大怒勅付廷尉既而宿昔都盡其不識事宜
如此景久攻未拔而衍外援雖多各各乖張無有總制
更相妬忌不肯奮擊唯衍子邵陵王綸再於鍾山決戰
戰敗而走景糧既少遂譎衍求和衍信之乃割江西四
州授景封爲壽陽王遣其朝貢與部下歃血盟訖景詐
引軍還石頭衍乃勅援軍令下諸軍初不受詔後重勅

乃從衍又令援軍以船三百艘給景景猶嫌其少又勅
付二百衍永安侯蕭確直閤將軍趙威方頗有勇略爲
景所憚景乃謂衍曰確與威方頗隔岸見罵云天子自
與汝和我終不置汝我今便不敢去若召此二人入城
者吾當解圍衍復遣使徵確等確等不從衍又爲手書
與諸軍云確若不入者宜以軍法送之確等不得已乃
赴衍景復謂衍曰始有西信至北軍已克壽春鍾離我
今便無委足處求權借廣陵譙州待征復兩城還以此
州相歸衍又許之景外云欲和伺其懈怠衍君臣上下
信景欺詐所有戰具悉皆收去後知非實更狼狽設備

有甚於初城轉危急衍等計窮乃復遣使詣景景又詭云今時既熟便不能得去正當乞留京師爲朝廷立效耳而悉力大攻七年三月遂拔之景自至建業縱軍士前後虜掠倉庫所有皆掃地盡矣景乃從數百騎見衍歔歔流涕因請香火爲作義兒還以衍爲主令正德通啓云前爲景所擒使攝四海辭不獲免權總万機今景旣入輔乞解僭濫以王還邸自景圍建業城中多有腫病死者相繼無復板木乃剝柱爲棺自雲龍神虎門外橫屍重沓血汁漂流無復行路及景入城悉聚尸焚之煙氣冲天臭聞數十里初城中男女十餘万人及陷存

者纔二三千人又皆帶疾病蓋天亡之也衍尋爲景所餓殺自衍爲景攻圍歷百餘日衍子荊州刺史湘東王繹益州刺史武陵王紀各擁兵自守坐看衍之懸危竟不奔赴始景渡江至陷城之後江南之民及衍王侯妃主世胄子弟爲景軍人所掠或自相賣鬻漂流入國者蓋以數十万口加以饑饉死亡所在塗地江左遂爲丘墟矣初衍崇信佛道於建業起同泰寺又於故宅立光宅寺於鍾山立大愛敬寺兼營長干二寺皆窮工極巧殫竭財力百姓苦之曾設齋會自以身施同泰寺爲奴其朝臣三表不許於是內外百官共斂珍寶而贖之衍

每禮佛捨其法服著乾陀袈裟令其王侯子弟皆受佛
誠有事佛精苦者輒加以菩薩之號其臣下奏表上書
亦稱衍爲皇帝菩薩衍所部刺史郡守初至官者皆責
其上禮獻物多者便云稱職所貢微少言爲弱墮故其
牧守在官皆競事聚斂劫剝細民以自封殖多妓妾梁
肉金綺百姓怨苦咸不聊生又發召兵士皆須鑱械不
爾便卽逃散其王侯貴人奢淫無度弟兄子姪侍妾或
及千數至乃回相贈遺其風俗頽喪綱維不舉若此衍
自以持戒乃至祭其祖禰不設牢牲時人皆竊云雖僭
司王者然其宗廟實不血食矣衍未敗前災其同泰寺
衍祖父墓前石麟一旦亡失識者咸知其將滅也景又
立衍子綱尋復殺之衍之親屬並見屠害矣

史臣曰二蕭競塗泥之中同蝸角之戰或年纔三紀或
身不獲終而偷名江徼自擬王者考之遠古所本前聞
昔句踐致貢而延世夫差爭長而後死兩寇方之吳越
不乃劣乎

陳仲子八十六

齊書卷八十六

不列於平

昔而難好貞而致世夫蓋年身四欲以

不難然而備各王始自漢王晉魏之

史四百一兩就其

立於下則其與

於而父恭而



